

T3143/~~0-81~~
3242.81

河南通志

第十四册

卷之第四十一

藝文論辯說考述

卷之第四十二

藝文序記

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檄移文議疏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藝文七

論

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

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圍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季洪為太守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



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
著為甲科即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謹未
有能授命直言者也

晉石崇許巢論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拒堯

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答之曰是何
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群材畢舉官才任能輕重
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
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
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
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
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
化民莫能名

將何疑焉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

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裹山河形勝
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

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其平原之利故

五代爭奮禍亂相仍其患出乎幾旬無藩籬之限

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

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

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

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

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

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

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

雜色粟豆但克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

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

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

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

軍餉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師可立汴
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
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
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
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
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
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

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明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

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

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

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

至於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內至于大伾北

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

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

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

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

之効乃大於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

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

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

之患非無衝決也彼此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

今夫一極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

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代注者也夫伾以

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

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

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

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

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

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常觀禹之治矣

隨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

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

宗藩所在左盼右顧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

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透

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何

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之所以為治去其壅滯

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

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

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

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

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

矣而或者猶說說然曰某為策某為下策某為

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柰何哉蘇子曰邊塞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人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

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治河論下夫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恐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於不醫歟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苟知其醫矣而謂其可待以必不死且至于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比徙漢氏而下决東郡决瓠子决魏之館陶分屯氏决清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决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决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強未必可應天者再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

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决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帥坐守其側切脉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遺醫藥餌常備於此則改圖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政治之法也為今之計宜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類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于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

難也。崔銃鄴兵論。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也。及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耒耜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擄月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闖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襄亂，鬻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豢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燔灼城兵衛先皆以賂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擾。縉紳敷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興，責皆在宥，司徒往往視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軍弛備，略無詰責。余不知其何也。正德丁丑，有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并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劫掠官私貨，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使乎？初，薊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

六人，幸未歲掠水治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為樂矣。無他慮，乃散馬弛弓，以樂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倡女，醉寢。民兵偵知之，約捕揮某夜往襲，成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賞，謂捕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捕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力，睡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戶張世祿與戰，死。賊自是益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帥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以師。不貨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芭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躡澶魯，是故彰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張論風俗利弊論。永之為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踰四，十里橫計之，僅伍里許。河身遷徙，又蕩其半餘，不加三里，竹木桑麻，于是焉在。丁男財賦，於是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一

四

焉出其民被召南之舊質而俚愿而不華服食粗
 淡器具牢樸無佻巧自黠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
 順風呼之彬彬雅化老姥不識官解無健訟掣上
 州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騷迎
 送絡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吏貽蠹所在益賦荒
 蕪幾徧境內民流移救死禮義不爛有數十里無
 絃誦聲者其弊也陋婚嫁釐產喪葬事佛無賴市
 魁以為溪壑強藩隣貴以為窟宅其弊也愚深山
 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畏民有貧不能
 訴之官弱不敢怒諸色者其弊也曠悍而黠狡且
 其大利大害甚有隣封所未見而有目可共睹者
 三日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
 竭別產所入培養數十年勿剪勿伐始有大如把
 者貧者且旦伐之濯濯立見賠糧鬻產無可售者
 一折而盡入隣貴所謂有利名無利實者竹是也
 河與縣為枕籍者也所謂鑿井引灌者什不得一
 秋水泛濫兩岸崩地廬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吏
 以來可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畧罄是所謂利一
 而害十者洛水是也礦之不產砂舊矣蚩蚩無知
 一迫荒災彌聚山谷藉名竊礦自相署戮官捕之

急則飛崖填壑可為痛冤所謂利未得而害先及
 者礦是也大抵為永計者墾開曠延黨塾疏渠墾
 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
 化者非其情也一切調停拯救登正敦篤以稱秉
 憲至意惟長茲 **陳麟正俗論** 吾邑風俗事畧有僭
 士者留念焉 **陳麟正俗論** 吾邑風俗事畧有僭
 婚喪祭萬世大閑不爾即淪於禽獸有窠來文公
 先生考定家禮一書明白簡易使人有所持循嘉
 惠後世之心切矣他鄉不知我洛陽一切情文大
 抵踵襲陋俗僕自髫年來日擊而悲痛之流弊迄
 今竟未見有超拔挽回古制者士大夫雖不盡遵
 家禮猶有舉行至庶民家沿習已久漫不知行鄉
 約急求家禮一帙日與諸生講習冠婚喪祭之典
 真切躬行允寺廟巫妓男子齋社焚香一應邪惡
 傷敗風化之事即時痛責禁止庶民復見上古醇
 龐之俗與夫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且鼓
 洛陽舉國之人使之聞風而興起焉必曰自京都
 始於國家風教豈不大有助哉雖然事不難於始
 而以克終為貴須知此舉為第一件好事作第一
 等好人卓然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敗群之人出衆

而於國家風教豈不大有助哉雖然事不難於始
 而以克終為貴須知此舉為第一件好事作第一
 等好人卓然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敗群之人出衆

相勸漸使改化丘起鳳風俗論風俗之醇澆必有
 母胎也他鄉唯笑周南首善之地更召畢君陳相繼
 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子本鬼谷揣摩
 之學歷說六國取容卿于唇吻人心為之馳驟而
 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泯矣漢興吳公治郡最
 奏治平自後循良接跡善政薰陶之下民俗為之
 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為近古亦風行草偃之勢然
 也下及西晉王夷甫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富
 厚後世喪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所馴
 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主但以太后
 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琢佛像于龍門巖有若鱗
 次風斯下矣自隋洎唐五方雜亂風俗鮮純江河
 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寓跡其間
 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觀者
 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觀者
 古風也迨其後又晦明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
 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于焉重闢無論成弘以上
 也即神宗初年氏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
 無可以相輝輝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

迄至今日寢失其舊矣姻家饒遺宴會之際競為
 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
 耶更可啞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縷花繪綵極變
 窮工且藻飾涼傘等事火炮狼煙灼日震耳不幾
 恒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起瀾者必清
 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真心
 於斯

宋司馬光鑿龍門辯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
 遷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

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
 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
 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
 殊而各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

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于郊鄆周公相成
 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

又謂之東都實邾鄆於今為河南又營灑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鄆人寇殺王諸侯逐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敵之逼去鎬而遷于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人于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摯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為東周惠公之父同謚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竹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

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王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

餘年王于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
 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
 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
 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
 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踈是
 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
 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
 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
 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年于茲其地在長安
 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焉彼哉高
 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
 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
 又云邾鄆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
 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邾
 鄆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
 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書亦或未之察也與
 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
 作東西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
 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

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
 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
 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
 說互相模稜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
 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
 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
 視之若神奇惟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
 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
 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
 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
 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
 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
 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
 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

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
 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
 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
 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
 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
 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
 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顥傳劉牧易
 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
 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
 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
 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
 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口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
 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
 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
 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
 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
 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
 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
 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
 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

可疑先大圖卦爻方位續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
 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
 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
 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
 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
 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
 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
 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
 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
 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
 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
 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
 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
 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
 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
 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謂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
 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
 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
 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
 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

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
 以為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
 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
 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
 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
 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
 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
 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六一至二十
 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
 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
 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
 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
 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
 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
 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亦

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
 無乃涉於恠妄歟曰非然也天地落造化之秘以
 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
 河圖洛書為恠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
 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
 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
 予之所為言也洛書辯曰我聞在昔鯀陘洪水汨陳其五
 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斃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不言
 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
 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
 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
 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
 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
 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
 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
 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
 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

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
 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
 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
 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
 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
 成于其位也以至東北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
 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
 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九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
 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
 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
 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
 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鳥
 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鳥在其為陰與偶
 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
 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
 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
 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為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
 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
 在人惟五事以五事祭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
 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
 之入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
 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
 綸極而至于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
 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
 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
 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
 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秩義畫卦何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
 圖五亦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
 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
 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
 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

不能是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
 既疎且遠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
 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
 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恒賜恒雨六極之
 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
 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
 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
 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
 列于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
 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
 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
 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則
 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
 之陳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
 行而五行首于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
 堯倫之所為敷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
 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
 堯倫之所為叙也堯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
 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
 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
 所謂天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
 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乎水之
 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
 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
 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
 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
 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虛美禹功可矣奚
 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手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
 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
 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
 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
 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
 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
 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
 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

出誠亦惟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寇謙之
 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
 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
 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
 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
 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
 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
 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
 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
 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
 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于是
 矣是故朱子于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
 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
 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
 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
 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
 數故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或州配即洛書之數

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
 者蓋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
 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
 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
 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
 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
 為太陰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
 少陽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六為太陰
 之數故三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
 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
 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
 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
 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
 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
 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
 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
 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王鑿河源
 辯 王子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
 容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

以為必出於崑崙曰予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予不聞乎昔元世子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哇蕃朶朶思西部有曰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椽其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親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並千西百川色黃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

象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支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隄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瑤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証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始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觀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厄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崙之上有不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十洲謂弱

水繞之上。有金臺。王闕之麗。元使亦嘗觀此。乎雖其神。惟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取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於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發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丘濬雲臺功臣位次辯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數之也。上以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以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于賈復。况耿弇。次于堅。鐔。一優一劣。樞機。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罵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原本。以一人為一。

列以王常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輔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各次高。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者。多下。各得其當矣。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者。多
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傳。綜。群。言。折。之。以。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韓。愈。世。家。焉。余。下。丑。寓。京。即。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為。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而。愈。必。為。河。陽。人。乎。蓋。史。為。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為。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內。有。韓。村。武。陵。溫。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塚。在。焉。五。邑。一。村。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

據耶曰是太不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杜注曰晉于是始開南陽之疆立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是趙衰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温即蘇忿生食邑之温盖南陽河北之總名既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孥歸銘云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李姆易棺衾歸女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井里而厚爲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謂之使有昌黎將又月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

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李興伊尹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爲之辯也

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于空桑下

註亦無明釋古郡志云生于空桑以伊水爲姓一

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

子於空桑中長而相殷是爲伊尹及考開封陳留

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

化爲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

生于伊水之上志人物既于河南又于開封志流

寓又於西安觀者疑之又有一爲盧氏莘川邵陽莘

國亦援以爲言者殊不知一爲神降于莘之地一

爲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無他皆自莘

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

可以附會其說矣矧地之相去如此其遠而尹之

壽年無所考假令既耕于此復耕于彼日亦不足

矣格天之功托孤之事何年而建邪俗傳之謬大

率類此竊詳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高人世傳

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旁稽載籍嵩古

伊川地也縣之南有水曰伊即生于伊上因以爲

姓者水之南有澗曰空桑即伊母所化桑女得子于中者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即所謂耕莘樂道三使往聘者凡前所載歷歷有徵餘皆無之且其地有尹祠歲時伏膺振古如茲先正胡尚書濬劉憲僉咸詠于詩載于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其見今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邇又可見首丘反本古今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為姓其生其耕必于嵩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因自當明辨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陳留乃其畿內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洙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寔在營道後居匡廬亦命其水為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禮曰東西南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曾一寓之摹寫故鄉之景以慰本源之思亦未可知知第生于伊上姓于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為然餘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祀盧陳留皆廟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而海南祠之孔明生于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祠之兩程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祠之蓋仰其休風思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

於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桑有諸曰玄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而異於人何足怪哉况伊娠於母化為空桑寔非桑之所生也疑者撫然曰命之矣有客過於草堂偶話及此因請

皇清丘起鳳洛書非滬書辯

永寧縣西有玄滬水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

從臨于此水水開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謂滬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之于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闕七縣之地求其龜的出于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得見滬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于洛據滬有龜窩宛然可按遂指為洛之出書即此是耳遂一倡百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

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遠不在將入未入之
 界此則滬自為滬洛自為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
 童亦不至于眩惑乃于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
 出書即此真有不可解者矣夫滬非有異流也滬
 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即此而是將謂
 黃帝時之龜又出于何地乎永人兩存其說而不
 一穿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
 書叙疇千古稀有之奇是以艷而稱之未嘗深考
 耳不知滬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頌易之
 至千天雨粟鬼夜哭即禹疇亦憑之而後叙其可
 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顧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
 謂滬固在于永也洛亦經于永也雖謂兩書並出
 于永亦無不可惟執滬所出之龜謂即洛書斷斷
 不可何也龜窩實在滬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
 名其是非其大羊郊謂文坐異外魚鱗人
 自了了矣其如天賦之文其如人賦之文其如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禹以干世者人
 見其為禹而不知其所以為

禹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
 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為人也博文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追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
 際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
 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
 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干合此既失
 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謂之舟人漁父韓詩傳
 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之
 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
 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咬於渭
 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
 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
 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其餌乃牽其緝人食於
 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
 綏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
 諸侯是則公之為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
 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
 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
 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睢以太

公為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
 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
 合耶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
 其與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鈞文王者豈在
 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
 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為之
 畋且卜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
 賁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而必曰未之
 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託之於
 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
 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觀汝水漲溢說甚美但入
 王之卜是或一道也秦觀汝水漲溢說甚美但入
 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汝水漲溢
 城堞危險溫氣薰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
 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
 蒲魚之饒實一郡之利也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
 則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
 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形如垂瓠故號懸
 枝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

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
 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跡甚多未暇為
 作記文而小文因水開山文林縣志又載
 字可檢

明張應登林縣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
 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
 則為蟻尖寨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
 風門口東峻岷崔入口關牆嶺距邑七十餘里而
 上總之南北相連大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
 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
 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矣何者蟻尖寨西北
 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
 有黃蒼岩等泉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
 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闊七十步可
 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廩遺址尚存廣闊二十步可
 貯粟穀萬石自倉廩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
 岩口東蓋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蓋頭泉還距營
 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巖口東西蓋頭泉各有樵
 徑可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曰教場北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由朱路巖之斷頭岩距營房約十里餘而朱路巖亦有焦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磴白焦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樹柳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總過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磧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今廢成路久矣乃今剗削費計十日粟止留一面上下便干防守足矣其斷金橋去縣西南五十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界險峻一橋可渡一人倘一夫當關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曆十五年因歲荒設管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掣回何者冗食之足慮而騷擾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辨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邪此其所以困之矣合無守軍傍寨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飾種自獲

皇清王滙河工說

年迄周定王河徙於瓠子又決於魏之

不必起利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守軍無困乏之慮矣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館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元帝永光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乃自東入齊人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潔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潔川大河不行於大徑之北而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黃河決入於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受黃河之全以輪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且源出河北温州獨占枯黃河中入汶而後入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又按黃河之自昔而南也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陵南入渦至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折出小浮橋

入淮卽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黃河受天下之水而
淮又受黃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
溢此有志之士所以許作梅漕運不便捷衛說南
擊楫而思平成也歟漕糧免軍水次舊設衛輝府永樂間沁河決厥倉
淪陷撫軍會疏議衛河不可行漕乃改小灘鎮以
避其害沿至今幾三百年無他變也順治十二年
間督糧道佟公鳳彩疏請仍改衛輝羣然是之督
撫如其議以覆余使浙復命自衛輝登舟北上灼
見其不可行者有四其一倉廩之難建也衛河去
衛城里許高阜皆有民居而空地窪下秋潦成壑
將置倉於何所如仍藩府設於城內恐歲費搬
運勞民更無已耳其一月廩之難增也小灘至臨
清纔二百四十里耳而剝淺給軍歲四千三百兩
今衛輝抵小灘加六百里則給軍又當以萬計恐
額設水脚不敷而加派何可訓乎其一淺夫之難
設也衛河水淺商賈行舟僅一二百石至小灘三
水會合舟始通行無礙今漕艘重載難浮勢必全
河挑濬且郭家渡淺流沙壅阻尤必歲起丁夫動
衆傷人大違言者之初意也其一河道之難通也

衛水抵大伾東行至屯子鎮山根橫亘河底巨石
嵯岬數十里水深尺許下流內黃棗園亂椿蝟出
挑拔無盡余舟經此補漏者再至雲溪橋舟得難
行善化山龍脈所係以及築倉濬河時誦舉廢尙
非所計時大司農滄州戴公以漕運與河道相關
議水司作何修濬無阻藩府作何移建倉廩請勅
督撫再議而衛河分司許公瑤大名道晉公淑軾
所見畧同皆以仍舊小灘爲便撫軍充公得時上
其議部覆報可羣議乃息語云利不百不與況水
次自衛輝移小灘所以遠害而趨利也若復改於
衛不待智者而後決其不可一事俞森種樹說余
之與革關無窮之利害故詳論焉
栗渭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
闕賊焚掠人希土曠雖翁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
然極目平原往往而是嘗召土人問之椅桐梓漆
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
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
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
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

室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
之也余嘗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土之人不肯盡
心者其敝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
何謂八利一利於地樹穀得二石止矣一畝之地
而樹木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菽麥
易傷榛柿栗棗不俱殘也年豐販易歲凶療饑其
利二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
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
壑覆草久雨屋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可建樓居
下不至同土偶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爲器具死
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豫土
不堅瀕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株糾結護堤牢固
何處可衝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
有里布今汴梁四野之桑高大沃若比戶皆桑
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樹木稀
少木不尅土土性輕颺人物粗猛若樹木繁多則
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存此八利而上下恬
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
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恐因所緩而
誤所急六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每安

常而樂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蒙章
甫之歌先致麋裘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廣種
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
殊也一也鄰佑盡蓬蒿而果實離離折柳樊圃
亦衆射之的矣二也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
內而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內而種樹者止一里
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
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闔省
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
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最易者無如棗柿
榆柳椰樹宜于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
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
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
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
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
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寧處入利將無
不見矣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
而無利濟之實耳爲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
行郊野則人人驚動毋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

考

滋使數十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叅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其德不已滋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知不以余言為迂必為投袂而起矣

宋朱熹韓文公考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

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于本傳之後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南陽其一河內修武即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者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素有而韓氏其一莫弓高侯頽當支孫家遷亂居南陽郡之

西孫海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問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潁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且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道說以為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三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于河

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瑩盟津兆
 則知公為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為得之公詩所
 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
 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
 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故隨
 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
 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潯陽已歷數
 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士而遠
 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
 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
 文鄉則其說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
 南陽之為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
 誤斷可識矣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
 三歲而孤兄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
 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
 兄誤矣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
 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
 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携家北歸塋會河陽
 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
 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

示爽詩行狀云讀書能記先生之所習墓誌云先
 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今按復志云值中原之
 有事今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今非古
 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
 也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
 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已已有上賈滑州
 書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
 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
 君牙書唐科各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
 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
 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
 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而自振於一代洎
 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名譽由
 是知名是年有諍臣論九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
 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
 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齊
 郎議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
 譜云是年常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
 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
 三上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

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
 橫文今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
 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為此年
 六月誤矣董晉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
 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
 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
 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二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
 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
 丙子與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
 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
 是之緩也今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
 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遂數之亦
 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為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
 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
 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
 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
 之緩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
 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為失但云十四
 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
 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

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
 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
 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
 奇碑十五年巳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
 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
 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
 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
 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
 建封奏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
 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
 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
 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志節度掌書記廳石
 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
 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祁
 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
 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
 云公發言直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
 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
 軍亂見白樂天哀三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

公如京師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
 還見與盧汝川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
 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
 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
 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為博士日嘗謁告歸
 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
 窮絕經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
 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
 百計取之乃下沈頰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
 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
 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群
 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
 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
 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裕議論權停選舉狀
 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
 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
 年矣實錄於實誌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
 長此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
 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

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
 前官又以文投贊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
 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已免停
 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
 由不可詳究終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
 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
 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
 李實而言其修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怨獨於此書
 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
 在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
 五年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
 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
 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
 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著文
 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
 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今攷公
 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序述甚詳而行狀但云為
 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
 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
 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况朝湜皆從公

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至畧不
 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
 自疑上疏土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
 也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
 冤讐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
 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韋執誼等
 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
 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伍文未喻崖州熾雖
 得赦宥有常愁清是其為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
 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兼宮市旱饑兩事言
 之而又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為申及之以公詩攷之
 蓋以十九年冬未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
 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諸詩六月自
 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
 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一兄
 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
 詩并釋言行狀云幸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
 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
 司

開封尉愈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讒而竟
 不能解故以兄喪為辭兩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
 林舍人李吉甫裴均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
 酌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序答
 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
 有酌崔十六少府反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
 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
 為博士五年方為河南令未嘗為洛陽令也四年
 巳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
 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
 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
 也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神道
 碑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伏職
 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
 諱眾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分判祠部日與宦者為
 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
 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各送
 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

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
 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留邸
 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
 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其發留守尹大恐懼相禁
 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
 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
 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
 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辯明且力求去見集
 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于留守及尹故
 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
 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
 并詩及月蝕招揚之眾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員
 外墓碣盧殷墓誌六月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
 誰氏子諸詩送温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酌盧雲
 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讐狀盧丞房武畢珣墓誌七
 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
 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
 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觀其
 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

又作三為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
 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
 不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繼言三為
 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
 元年及起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
 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
 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為是今按上句言暫
 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
 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是年二月有論
 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
 民以為患于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論
 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
 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月二月制
 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
 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
 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石洪譜
 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
 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
 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
 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

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僖神道碑李虛
 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
 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
 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
 喬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
 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
 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
 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
 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
 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惜
 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
 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
 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
 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十一
 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
 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
 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
 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
 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

逢吉韋買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
 墓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
 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
 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
 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
 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
 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
 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
 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回為失
 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是年有酌盧雲夫曲江荷花
 行周况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
 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入屯賊未
 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
 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鄜
 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遠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
 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
 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
 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

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
 三軍之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栢者以討謁公
 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
 不勞用眾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
 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栢者袖之以至鎮
 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
 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
 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
 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
 有送殿俯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驕唱
 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為刑部時有舉錢徽自
 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
 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公
 以十四年巳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
 宿草疏出宿為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鑄程異也
 公之被謫即日上海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
 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灋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
 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文正本皆

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况自
 韶至廣雖自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
 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
 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
 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為是但
 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
 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
 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傍堠至藍關云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灋吏題臨灋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酌張使君惠書
 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
 八達柳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
 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
 七月巳丑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巳巳准例量移
 改授袁州刺史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
 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酌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
 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
 救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色表舉韓泰自代狀滕
 王閣記九月召拜太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
 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授命在十月也有祭湘

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舊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土中丞閣老仲舒時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夫人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稟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鍊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彘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畧使撫之又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德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

月時有舉韋顛自代狀李邢張徹祭文李邢鄭群薛戎墓誌今按友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宜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絕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鬻臙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申次承天營奉酌非司空鎮州路上酌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亦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一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寶司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

廟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務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作故盜賊止遇早米僧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紳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二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二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公為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挈文并李于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

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脫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南城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遊溪詩唱詠多慷慨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遊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公有曠達識生苑為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人伏其詞墓誌云公開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憚歌使皆

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
內外憊弱悉無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
帝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
均食割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詎笑之愈篤未
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為
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
有已多矣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
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恠
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窕章妥句適
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
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今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
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程子曰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
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
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
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
又曰遲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夫
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

之理也退避乃以學文之故則求其所未至故其
所見及此至於為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
曰軻之走不傳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
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
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
論唯此二條為能極其深處然後考諸臨川王氏
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
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何憐無補費精神其為子
奪乃有夫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
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無理
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
具於吾之寸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
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畧於
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審其緩急重
輕之序以決取舍雖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舉正
為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
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惟王氏雖能言此
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
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故今兼存其說
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為言若以是

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為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明邵寶測影臺考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封東南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一南一臺碑刻曰周公測景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刻石為道直達于沈約五丈許石上為二亦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小二竅以出亦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小竅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待命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道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邪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革之西南終南山之東北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

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 **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考** 文天

雖未之習而地理則有所據國之遷徙雖無常而星之分野則有定按周禮保章氏以星上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班固地理志稱魏地背觜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至河東河內是以河內為觜參之分野矣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東郡衛郡河內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是又以河內為營室東壁之分野矣史記正義亦以河東河內為魏地背觜參之分野河內之野王朝歌為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兩分之失正與漢書同朱子釋詩曰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是以衛為前所失之衛與後所都之衛交舉而互言之既以河內屬魯衛之衛矣及釋孟子則曰河內河東皆魏地是以河內為趙魏之魏則自懿公去國之後河內錫於周分於魏言之也吾嘗詳考河內之域屬魏與屬魏之制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國風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邯鄲之民於洛邑故
 三國之詩同風至十六世懿公為程所滅齊桓伐
 翟而更封衛於楚丘是為文公子成公遷都帝丘
 今之濮州也樂記謂桑間濮上之音是已襄王十
 七年以河內地與晉賈逵云晉有功賞之以地楊
 樊溫原攢茅之田也使河內屬衛天王安能奪彼
 以與此則河內非衛明矣左傳謂晉始啓南陽蓋
 小修武之南陽非今唐鄧之南陽也魏本周同姓
 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其大夫畢萬及三家分晉
 而河內更屬於魏魏惠王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於
 秦徙都大梁國仍稱魏而所都之地實非魏也且
 魏分晉地在刪詩之後詩有魏風有唐風有衛風
 唐即晉也今山西平陽府是也衛則衛之東郡浚
 邑澶淵之地是也魏為河內無疑矣漢費直蔡邕
 魏陳卓唐李淳風僧一行星曆之說各有不同樞
 獨愛鄭漁仲之論曰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以國辰次度數其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
 可為據又况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
 陽則上黨入於輿鬼吾故曰國之遷徙雖無常而
 星之分野則有定是也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

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
 於兩戒識斗羅升沉於四維分野所在如指諸掌
 先儒亟稱之夫一行以定星野於國不如定星野
 於雲漢蓋以在地者有遷而在天者無遷也樞獨
 以為定星野於雲漢不如定星野於山嶽蓋以在
 天者難步而在地者易步且無遷也近見河南志
 以河內為衛室壁分野山東志以濮州為衛室壁
 分野且河內南接河南不百里即為柳張之分野
 北接河東不百里即為觜觿之分野而東去濮博
 始千里室壁分此又分彼是何其狹而長乎晉天
 文志亦謂河西四郡為室壁分野乃越歧雍遠分
 於六千里之外益不可曉史記天文志營室至東
 壁為并州分野昔舜以冀州大廣分其西北為并
 州即今大同太原是也若如諸書所討則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無地而非室壁之分野所考滋多所
 惑滋甚括地志以觜觿參為益州分野星經曰益
 州魏地畢觜參之分河內土黨雲中是也今按禹
 分九州有梁漢武帝改梁州為益州即今之四川
 是也與河內相去萬里諸儒於地理之易步者尚
 紛紛無定而謂天文難步者乎信乎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吾故曰天文雖未之習而地里則有可據者是大抵河內之地所以分野不定者古屬山西却在山東今屬河南却在河北古者列國因地之俗以獻詩吾今因詩之俗以占地占地以定星之分野可乎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質柔弱今衛輝曹濮陳留浚儀澶淵之風俗人物酷似之河內之地土不薄地不下人不輕浮柔弱決非衛地也地非衛地則非室壁之分野也明矣魏風諸篇葛屨汾沮洳言地狹隘民儉嗇而褊急也河內之野人似之伐檀園有桃性狷介心多憂思也河內之君子似之後雖有善詩者形容河內之風不能有加於此當作魏地無疑矣地為魏地則星為觜觿參之分野也又奚疑

述

明太祖黃河述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

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

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于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于奉天門外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此河河水變遷欲為之說未文明日午扁舟因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為之述元年夏四月勅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且言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二日至淮陰冊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並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

因風激怒濤飛濺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堤
 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
 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
 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啾啾鳴鳴又少時間水中一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
 旋渦是也其水為旋轉急甚中有飛者上起去渦
 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
 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
 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
 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
 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
 成湖若蜓之以一蜓則瞬息千里莫可止焉斯水
 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
 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土觀斯水之勢
 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
 則東蕩西珊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其宜然歟
 此堅柔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
 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東注亘古
 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
 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

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
 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和之處
 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
 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居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
 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游今
 思復述以
 為說耳

皇清馬士薦汴城圍陷述

慨自明運承終逆成肆毒

據我豫中者數載無城不破無邑不殘犁鋤化為
 劍戟沃壤鞠為茂草蓬蒿塞徑絕犬吠於千村骷
 體盈郊斷炊烟於百里若夫大江以南風景猶舊
 大河以比人物依然則是天下之苦未有若於我
 河南者也其在河南八郡河北三府雖經兵荒未
 大蹂躪河南四府暫爾殘燬漸次平復獨我開封
 巍巍金湯委諸泥沙官無駐節之地民無棲身之
 所則是河南八府之苦未有若於我開封者也他
 不具論即以省會言之始於崇禎十三年六月不
 雨秋仲飛霜斗米兩金土眠四起百姓之死於餓

者凡幾死於餓而相食者凡幾向之林林總總者
 十僅存四五矣天不悔禍逆成蜂屯蟻聚倒海排
 山辛巳春冬兩薄城下掠民前驅我矢石狼戰
 惡攻二十晝夜百姓之死於戰者凡幾死於掠者
 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四五者今僅存一二矣
 逆成志在屠汴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
 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餓者凡
 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
 二者今百無一二矣九月既望河伯助虐始也我
 掘河以浚寇繼也寇即導河以灌城東京人物盡
 付茫茫波濤中矣間有一二士女展轉於城頭屋
 角之間哀號於木後樹杪之上又值凄風苦雨以
 餓當寒百姓之死於溺者凡幾死於凍者凡幾哀
 此殘黎向之百無一二者今乃萬死一生矣天乎
 人乎夫何使吾民至此極乎然而幸也之攻賊窺
 城我則懸樓以擊之賊挖城我則孔道以奪之賊
 立栢臺我則火砲以焚之賊轟地雷我則立築以
 禦之其設奇制勝者則諸士臺有司也其衝鋒
 敵者則諸武弁也其率眾倡義者則諸紳衿也其
 懸重賞以募死士殺一賊給銀五十兩者則周藻

也其毅然登陴省城男子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
 數十萬衆也至壬午之圍則五閩川矣米粟百金
 一斗青菜千錢一斤斯何時也寧死而無二心吾
 汴之民義固然矣獨是援師道遙河上而諸將帥
 殺民冒功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糧
 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銓張爾猷董挾城狐社鼠
 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遂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爲
 人留一糠粃猶然日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
 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
 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
 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弁斯其事抑何事耶然而百
 萬生靈終無二志寧以奄奄待斃之軀膏刃蹈水
 斯其民抑何如民耶猶然曰此效死之正也迄今
 寇入潼關而西安迎降過居庸而北都不守是何
 異於二十四郡望風皆靡而大梁數百萬生靈悉
 葬魚腹者不堪與顏氏兄弟同遊哉事聞明帝發
 帑金十萬賑濟借非直指王公漢監軍舊縣令王
 公燮多方拯渡將此未盡餘生統歸之汪洋萬頃
 中矣其能復清明帝之鴻澤耶我大清定鼎爲問
 今日之民何民乎是水火寇攘之牙

遺也明代之失天下也自失大梁始我清之得天下億萬載無疆也亦自撫養大梁之百姓始後之泄斯土者其尚念我忠義之民而加之意哉

傳

宋邵雍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其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

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而向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讓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語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乎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讓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胞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改亦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

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彈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自年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李夢陽六烈女傳

儒生劉得舉來言六烈女事

難矣彼粉黛笄緯之人乃顧若是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儼女也年十八聘楊瑄若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侄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日葬之三年而破穀子瓜產于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埋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子瓜觀之能不信耶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嫁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高永昌妻也嫁三月

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向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規婦有矢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時婦以手巾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棘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封股療母病母死廬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鄰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為節婦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為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耶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倫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信然哉

田一儁太康劉烈婦傳

王生國賜者

科給事中竹溪君長子也生二十一年死妻劉氏不踰月竟縊死按狀曰王生不宦天者二而烈婦之先有四懿焉夫王生十六補弟子員而父第進士入為天子諫諍臣貴矣顧益折節讓下力文章也謂之才公子非耶王生幸有伯父家居伯也父之侄也子之乃獨以病弱不獲事父若母為恨既革矣掩面北向長號淚簌簌下也此非孝友心誠結于中者哉君子是以悲王生也方烈婦歸王生也年十三耳逾二年王生病再一年病且不起計所為兄弟者四年年灼灼艾也臨訣以一死要王生卒以死酬何信也王生蓋猶及事厥祖母云祖母察烈婦毀必不生也挾臥起不得間即間即縊即縊即解至四縊後畢志焉何毅也死之前日跪上父所遺金于祖母復剪皮金成一香字付侍婢曰人貌榮名有既乎吾度幾貽馥流芳矣吾誌吾心也既而沐浴更衣自盡何從容也每朝夕上食畢揮淚向伯母曰婦死夫分耳弟女子者達丈夫也吾倘死乎相累屍矣母令經他人手含詭幽冥也何達禮也貞烈

何岑李空同傳

空同李公諱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

人稱北地生者為先世從軍所即從軍亦非其籍也國初名恩者固李姓出贅大岡王聚田冒姓王氏王故軍籍贅婿有其家即代其後初隸籍蒲又自蒲徙慶陽慶陽北地也永樂中徵戰白溝河苑恩生忠慈惠好施謂之佛王忠忠生正始復姓李氏曰李正猶在慶陽諸生間薦明經為阜平縣訓導遷封丘教授遂歸大梁家焉配高宜人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公年十八舉陝西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禎卿偕為古文辭一洗草昧陋習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公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語詆壽寧稍侵中宮下詔獄毒楚備至辭氣不少奪諸為貴戚左袒爭欲殺公以獻媚獄具賴敬皇仁聖竟詔還職正德改元公進秩郎中會逆閹劉瑾輩日導上狗馬聲伎角抵之戲漸廢萬幾臺省交章奏不報大司徒韓文每退朝輒搥擊泣下公曰為國大臣義同休戚自當殊死諫比來聞諫臣諸疏方下閣議能及此率諸大臣守關事或有濟不者徒楚泣何益文喜命公具疏草語載空同集中疏入上遣司禮詣閣議者三卒以持議不決憤事

謹知疏出公手羅織宅事詔繫獄康修撰海申救之得免放歸大梁瑾誅起江西學憲振學造士復時有建自或病其侵官御史萬石因相與訐奏天子遣大理卿燕忠往勘前忌者併力排擠禍且世測何景明上書元宰力為抹解獲赦其後屢薦不起嘉靖辛卯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歌三十六卷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于世子枝孫四維曾孫冕科第累累不絕于扶溝稱文獻家而慶陽之族仍王氏矣明朝通紀曰李夢陽代韓文草疏劾逆閹劉瑾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書數字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

好風吹得先生來設席瑾坐中稱海才望不置口
 比之李太白海因曰海何足數天下自有人耳瑾
 因詢是何人海曰當今高才惟李夢陽一人高於
 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李也下獄而公不援柰
 何瑾曰此朝廷事今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
 痛飲別夢陽得釋歸當武宗朝逆瑾竊柄流毒縉
 紳空同先生抗疏直糾雖罹拷繫實與日月爭光
 矣而康先生不修直怨殺然救之俾逆瑾忘赫赫
 之勢卑躬敬聽空同以全其
 峻節高風不更千古為烈哉

皇清王鐸薛平山傳

薛平山公者孟縣人也祖仲臯
 自晉芮城徙孟八傳為浹堃君

家溫好周給為鄉耆生公公為人朴質沉明好讀
 書嚴毅不為深文小苛不好嬉笑試輒軼其宿儒
 宿儒皆懾之公謙遜有禮不自驕人微察公顏色
 愈和故無少長不敢以氣加公即膝之前于席不
 知也且相戒無輕溷薛平山眾方度公必高第至
 萬曆初年貢次至遂歲薦公詭謂人曰薛某雖循
 循從縫掖趨而實魁岸自負半生刺促咿唔間數
 不售親老得一方實有所厝以明意倘使民愛若

朱邑死亦得耳馬遷言官不亂在奉職循理循吏
 所得何人哉于是遂為樂安丞吏多姦邪各任所
 便公曰如此者度幾何頃乎何至罔上霍下借法
 以賣重得其為姦狀鞠之一一伏無何濱海大盜
 聚公明為勸化使之易曉陰鉤致之致其驍數人
 曰吾不忍盜視吾民是以不用沈命課累累敵法
 度爾半亦為誘而中有快快者吾何盡斃之耶不
 十日餘黨乃解散尋丁繼母憂補新樂丞舊丞執
 往例歲納寬賦錢輒橫索嫚罵民甚苦公慰之曰
 前丞之愆于身也其心戾雲而我實不忍度爾輩
 欲結驩于丞丞漁爾丞實負丞矣何以謝百姓度
 爾瘠土之民貧甚吾誦法者何以求厚乎盡為之
 鑄其數會直指陰廉新樂令臧否新樂人曰吾儕
 小人止知薛丞潔苦而已公何公攝篆于茲邑斯
 時關白獨于海上勒師數萬赴援之軍踣踣利頭
 奪民無律聲勢恐喝所過民皆避戶走軍饑益囂
 震不可邇公以俸金易蔬米為肆民猶駭顧不敢
 前公慰之曰度彼非叛也即狼虎耶不過得食而
 止爾委蛇蒲服以食進則軍之不肯害民亦明矣
 吾故度軍之得食無戕也遂信公言軍既飽意自

得翰輟殷殷去如風雨民得休軍亦不知為公之
 俸也百姓相賀曰非薛公軍鮮不觸我聲日起無
 不人人人健超擢公宜何如者當事終溺格日卒得
 容城邑令去是邑偏處京都大瑞多恣難以禮訓
 悉鬼走集啜村落之肝腦充脂以睨邑長邑長者
 不敢譙薄如是二百年無可孰何公馭之以體式
 諸瑞多感悟民得遂其控而毒痛之風亦漸戢矣
 公謂家人曰天下猛者固無不可若哉吾子諸常
 侍度必受彼齟齬乃善馭之而歛其牙如此雖然
 人生貴知足吾既不低眉權貴以死溟下之田吾
 將休焉百姓哭留不得乃投簪歸為鄉飲大實性
 喜典籍老而猶篤曾孫簡討公所蘊齒方十喜典
 籍誦有嘯嘯喉中格然者公正色督之曰爾誦當
 燧涌以出他日得以顯榮以宣洩吾生鬱滯之
 意如齟然出轅下其終守吾箕噐食耶林泉二十
 年年八袞有四夜至丙猶問公枕上咕嗶聲當在
 容城內人為制細禪一公謂吾不好華服欲衣心
 輒動今三十年在筍中矣我死必勿以此附體終
 如公言太史公曰余家與孟州止一衣帶水數數
 在孟聞平山公白日其心親順不萎剛健不暗豈

不稱罕哉不第其年所而第其黜版大猷所謂命
 耶非耶令遠馭其謀以致盜控軍之手措之邊疆
 趙充國寇恂張仁愿豈足以難之故推平山公之
 志既沉既毅兩為丞一為令而姓至今思之在平
 山公猶為羞談之也大才狹施罔未盡其以乎至
 其子小山公廣文鄭楚以貧聞孫所蘊令襄陵貧
 而抗鉅瑞不避虎口又何其後不窘也若夫庶自
 君家常事不足以詡平山蓋平山公砥心更有人
 所不見

劉正宗薛小山傳

薛小山者河南孟人諱
 士傑字邦才號毓陽一

號小山晚又號念鞠鄉里間多稱小山先生云孟
 之薛源本河東為龍門之裔先世名仲臯者自河
 東芮徙居孟四傳至者賓公乾稱隱君子為鄉長
 者家故豐解推及里閭甚厚有遺金道傍者拾得
 之竟日守不去俟其人旋號泣呼遺金道傍之言驗
 還司為表其閭是為先生大父父應禱容城令
 毋楊生先生先生方面頤形魁梧偉岸寬容惇大
 意豁如也讀書務求實際雖盛寒酷暑篝燈丙夜
 不少間傳通經書子史性理之言為文潔清名貴
 有體要補傳士弟子員試常冠諸博士弟子諸博

士弟子亡不俛首服曰薛君之文醇乎醇者也十
 餘戰棘闈不利讀書體驗之身心益自力事親孝
 友愛兩弟終其身無忤色言行必規于矩舍弘光
 大於人無所不容而是非義利之辨如燭照數計
 不可以錙銖毫髮眩每學使者試郡邑廉其行誼
 高嘉賞為諸博士弟子式諸博士弟子亦以不愧
 首服曰薛君之行醇乎醇者也用經明貢大廷曰
 士君子不能致君澤民大行其志得為朝廷司教
 鐸獎進人才未嘗不可自見宋安定胡先生瑗于
 湖今澗池曹先生端於蒲豈異人任哉司訓羅山
 日進諸子矜講明聖賢之學時教諭某同諸生過
 每厄之借以督責其贊先生常為曲解教諭心折
 先生諸子矜不困贊而亦用逢某君之怒會丁母
 艱去諸子矜為立碑澤宮曰正大光明薛夫子之
 碑服闋補鄭州訓導明正學樂育諸生如其訓羅
 山者去官之後鄭諸生為請入名宦丁父容城公
 憂喪除轉湖廣武昌諭上官以先生廉正特委察
 盤邑倉庫城池胥役諸利弊邑令具儀衛餽金帛
 甚盛咸屏謝子身入縣署清釐無毛髮擾而條具
 井井以狀報上官為起敬優獎之會有微恙授牒

告歸至中途以痰卒先生之學以誠敬為入門以
 實踐為工夫生平誦讀期見之行事曰吾無他得
 力惟孳孳求不愧厥心耳先生之卒也于天啓癸
 亥至

今上順治八年辛卯以孫貴
 覃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學使者採輿論牒郡邑崇

祀邑學宮鄉賢祠十四年
 朝廷以

祖宗配饗禮成
 詔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加二級兼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贊曰余與少宗伯行屋薛公同譜同官道
 德文學相劇切垂三十年何藹藹吉人也比奉使

秦蜀道河陽聞父老言乃祖小山先生行甚高迨
 登堂拜宗伯父養尊公齒德俱尊不似近時人子

姓二十餘侍左右成彬彬有文藻孝謹無世俗態
 如古萬石君家何其都歟乃知小山先生貽謀方

也人以先生有才不遇為惜乃一再傳而少宗伯
 以文行顯當世諸昆季為二千石縣令皆有聲今

長君又成進士筮仕版曹餘皆工文章能進取蕭
 詩稱君子有穀貽孫子荷歟小山先生弘遠矣

家芝王中丞子房先生傳

傳王子中丞者懷人志

先生掖縣人原名應駿字子房明崇禎間以兄中丞公應豸死於薊先生日哭長安道求直其冤語無忌坐是褫諸生服遂改名漢成丁丑進士授高平令調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堡聚各斬竿樹幟逆我顏行河朔震擾先生糞金厲勇士日部署才斗之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瑣瑣急徵會理簿書瓊務亦不盡愜人意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先生率所部署踔三十里外為壘以逐德昌德昌左右頽虛徐逕壁壘中不敢馳校卒指皆擺無敢為整歲大饑父母交棄兒自活漸相食先生繪饑圖額闕請蠲不報乃醵金築郡城曰備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筭董城役者人人以為先生親已忘奔瘁于積雪中數月斷手已而盜起金城先生密廩其名氏夜半合圍局其戶使不敢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悉如所獲則鋤其非類者饑民嘯聚平疇如義庄諸處由是皆伏誅而窮谷可依負恃時有先生怒立馬太行山巔指揮將士自借數人跌坐

狂飲一人酡欲臥先生授之股比醒大慙且慄頃之一卒操右袂獻時承平久士即勇不敢手刺人先生捧觴大呼曰疇刺若醜此枕先生股者起立磔之取觴引飲先生復大呼壯士則群抵掌比一再倖盜皆鳥獸散引而東山東衛源諸盜望風放弓伏矣歲暮苗三仕肆掠盤谷勲掌間不可嚮邇偵者至公方迎春東郊陽大怒罵之置於獄先生肩輿坦坦令優人夾道歌且行且飲歸坐堂皇猶伎樂錫喧薄暮乃已抵夜歛勒兵濟邑殄其無備寇自相蹂躪籍俘斬甚多苗三仕竄天壇天壇高觸青冥士躑躅不敢攀瞻仰視先生先登石下如雨中先生背先生戒勿譁振梓鼓于谷嚮應士爭冒死躋天壇絕頂禽之天子嘉乃績召至便殿咨天下事先生指勦撫大畧借箸壯論上色動立拜御史視左良玉師以中州孔棘改命按茲土適河決大梁陷先生露立河干促篙工渡難民數萬復為粥以飼之未幾受開府鉞河以南斬竿樹幟逆我顏行者李魁袁時中輩各以其堡來降日先生能生我死我且為先生用計所降卒不下十萬人是時孫督師傳廷戰勦愈發憤方繕關中驍騎三萬

衆鼓行而東先生將提步兵十萬分部扼塞爲堅
壘以障之神州克復在此一舉會逆弁劉超熊據
永城先生往勦城且潰先生恐我兵肆侈蕩莠及
於苗徒步入城欲撫之竟絕于亂屍枕藉中是夕
星殞如斗老弱踴躍謂河以南無生理懷人爲位
哭之時數千人輻車旋懷衰衣伏道弔者不能起
而所降卒十萬
吳偉業登封三節婦傳
河南登封
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寺少卿與
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
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早從
地下者此耳今天幸俱有子吾得下報吾夫太僕
公固止之亡何李以病逝孺人乃抱其孤泣曰天
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所失所鬼而有知問
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已子而
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
愛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兒爲不亡矣
後二十四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
使者平刺亦好婦報承平入士明良不與手牌人
爲請二人相與相決坐於此

天子下其奏錫封表間歲給餼米數石河南人皆歎
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
沒二十四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
孺人沒沒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
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歎息曰微周太君
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典儀四
聰之女也旣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
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奴牛氏講貫義旨悉通曉
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
辭太君水王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
月不下今尙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
城守盍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
先姑之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
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楮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
也卒
俱死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一

終

米嫂不所南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二

藝文八

序

晉石崇金谷序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西將軍有

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佳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

唐韓愈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常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辭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茲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耳受倭人而外敬止士無

味於誦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詩六韻愈為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

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仕者洛之北涯日石生其南涯日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夫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
 南而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
 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
 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
 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
 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送
 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序之
李愿歸盤谷序
 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毛幽而勢
 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
 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
 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
 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
 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
 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遇知於天
 了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不可倖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
 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
 無毀於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車服不維
 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過干
 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
 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汗
 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
 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
 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
 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繞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
 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
 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 **蕭頴士蓬池禊飲序**
 禮也
 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
 清川乘和蠲潔用徽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
 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
 為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

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
 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
 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暢
 飲於蓬池備被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矣前迄汲
 潁右滙郭邑渺瀰淪連盪日澄天舟楫是臨泛波
 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
 連青即為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鑑以給費
 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
 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旆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
 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焉然後降春流
 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
 中汀緬望南津飲於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
 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
 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
 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
 梁故魏也諱皆賦詩志焉

宋歐陽修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

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于璞
 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

然特見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
 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貌之光氣亦
 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
 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
 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縉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亦珠玉之淵海
 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
 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
 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余嘗
 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
 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
 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
 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
 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邵雍擊壤**
 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
 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

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於怨愁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感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彌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踏水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

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情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恣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於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於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而為不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猷貳則以猷貳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伏無窮

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籙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策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薦於朝寔之文館尋

以論事切直貶監鄆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

守平涼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

且師魯鼻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雅圭

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其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

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

如是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雅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

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司馬光洛陽耆英

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茲序之

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

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

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才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夫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各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敵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

河南志序 周官有職方士訓誦光序其事不敢辭

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為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

近故龍圖閣直學士水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誌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纂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於自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且其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註史記之類與眾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也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誌以請於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叙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閱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令光為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

朱熹謝上蔡語錄序 右語錄三

烏敢以固陋而辭

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
 之門篤志立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有
 論語說行於世而此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
 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汲本一篇二家之書
 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
 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
 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它書所無有
 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它書所
 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
 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
 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
 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
 雜它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
 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
 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荅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
 佛者私竊為之以充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
 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
 誤後學使先生為得舉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舉
 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因陋
 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
 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篇然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
 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以校定可繕
 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
 之君子考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
 而擇焉

傳與孫武之書不斬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
 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讐為的以達奇正之權
 為功以奮決勝之勇為義奠而後發發無不中自
 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
 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
 一奏謝報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
 為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
 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
 文移或紀於裨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
 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
 為十卷闕其卷尾以埃附益日表日跋日奏議日
 公牘日檄日詩日詞日題紀其目有八而奏議公
 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
 志戰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辨誣

職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
 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
 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
 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
 之策出為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考
 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盡先犬馬誓
 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
 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
 覽卿親書奏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羣盜蠅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
 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
 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
 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政援前
 詔昧死上之秘
鄂國金佖粹編序
 古者傳書有公
 府以備采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
 編上世之書也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京師蓋非金匱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
 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
 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諉詔求而後

微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直存六藝親
 藩請史弗早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攷越自銘碣
 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托植楹
 之遺以詒人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
 亦惟與栝棧之澤俱傳於家豈非疏戚網殊觀覽
 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
 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篋亦出於理之
 或至者歎嗟虛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盍亦觀
 諸理而已世固有所謂百年之血食而推其猷烈考
 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為之秋
 魚復之圖穀城之界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
 其所當行稽其可也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
 雖公天下之傳可也漢制佩章之義稗五編為一
 世顯天之書郡壑即漢制佩章之義稗五編為一
 名之日金佖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
 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
 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與懷盛心激烈尚
 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
 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網羅放失之
 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攷焉耳不然寫琬琰積

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攝塗初吉珂謹序
元黃清老伊洛淵源錄序
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
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啟鍵
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
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
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
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
由是不墜子程子之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
繼絕學辨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
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
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
有大小間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
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
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
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
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
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

本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蓋廣晉傳乎
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亮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
不可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錢於鄂宮
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
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
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宋濂送修撰李叔允致仕還鄉序
上召叔允侍

兩衣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
襲明日親王各賜錢為文總萬有八千加以酒食
寵賚至渥矣叔允具服謝恩已而退別士友且謂
濂曰僕釣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值時驛騷伏
草野避鋒鏑以俟時清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
天戈所臨不應後志於是請轅門自陳所獻納同
上於朝過承拔擢俾輔道王宮出入禁闈八年於
茲衰耄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
銘心萬死罔報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
濂曰昔疏廣受二子年老辭位出賜金日與父老
宴樂傳史者記之楊巨源以七十白丞相去得自
適於游釣韓愈氏張之至今以為美談矧叔允承

恩休致寵賜優渥又非疏揚可北擬者濂烏得無
 言乎夫士生斯世有植志砥行疆在施義萃老弗
 遇而修名不立亦有弗自振厲混合流俗而暴得
 大貴焉者固皆賦分之不齊有非人力之所能致
 然君子或稱或疾又非一人之得私也士之所以
 立乎其位者殆不誣也夫叔父以進則正以秩則
 自傳士為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修矣
 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
 矣要不可以古今人唐寅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
 物例論也序以送之 逸温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弘治丙辰五月忽
 翻然理篙檝北辭楊子歷彭城漸於淮海抵大梁
 之墟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水陵陸并衝隘名
 勝之處日夕展弄日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籍訪
 道里宛宛盡出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
 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操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
 遠涉遐舉不齷齪下地而愿慙者懷田里沒齒
 不窺闔閭口世與我違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
 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后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
 欲自裝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脛馳驚士伍中而身

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以落落於此臣器新
 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
 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
 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羨為信陵君祭與無也臣
 器其為我重陳之余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
 他日當參驗其言

董其昌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

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為
 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叅知公之緒而諮詢潤
 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
 以一帙視予屢弁其首憶予承乏史局西蜀陳文
 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
 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志餘皆悠悠耳神
 宗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東貢士王應遴
 修志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
 一統志之外幾增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
 及予副春卿領總裁事海內書籍益復集於禮部
 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多無當郇厨求如
 言之先賢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
 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
 物彬炳琬琰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邪

文學之言曰此邦雖鉅監帶礪而銘金石者此宜無不知惟是閭巷韋布閨幃笑癡苦書一世而敦行甘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且之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於是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宋孝子詩序
燕大夫鴻洲公祖出宋孝子傳欲修歌其事嘗知張子虞侯為人羣之選也式虞侯之間授之冊徵詩於名公髦士問虞侯雅推不佞借余猶子傳文造請賡韻余披孝子傳泫然重先靈之痛因嘆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備史氏蓋多蓼之痛因嘆宋駢溪先生孝履不瑕足歎天不生賢嗣敬齋公嶽嶽諫垣移孝為忠表揚盛美先生即有純行將安所見哉燕大夫佐松雖縮兵符樹旌旄東海上往往禮賢親民教之修孝梯忠信令有勇知方幸際昇平之代縱一旦烽警突起國已有長城矣則此舉豈徒以銘繫爭侈蓋詠孝諭俗無乃借楚國之高標作三吳之型范而孝治無極耶真可謂盛明良史也虞侯江表偉人名聞京國而傳於不佞家尤宗大雅俱不預門外

事者今且挾冊孜孜懇懇且晚坐余齋頭務祈索和是何但恪遵公祖之命亦其天性善根深契於孝子之衷而為之馳驅千里之遙乎哉獨以夜光滿盤何須不佞長價遂不復詩漫題數言於冊首稍稍闡忠臣孝子之芳馥必有採風者疏聞宸聽當有異典旌詔以示無極若不佞言又何足為宋公重

王思任張林宗先生遺詩序
客有馮君散木也出持一帙偕門人范中文謁我云此中半張林宗先生詩也予驚視之有是哉尚有古詩不亡之事乎已而知為柱史櫟園周先生所遺嗟乎林宗呼兄一字肝花肺葉血裂髓崩矣安復計及兄詩顏淵近苦徐穉近矜至吾兄林宗何等也以金自處以玉處人其愛人也如不足其敬人也寧有餘稱之曰聖其殆庶幾曰佛曰僊不知伯仲坐所抗在何上下天數隕國先及哲人黃流沒汲以數萬萬生命之中亦復魚鱉我大生廣生之君子且併其枕中之秘絕命之散收入龍宮吾不怨天而怨數允集一線乃存萬世之昇遺稿數吟實傳三百之燈允集勉哉顧名思義賈先生詔汝汝父之志也

然櫟園先生是今之程張溥潘黃門集序余讀潘

嬰荀淑大梁尚有人在

泝督誅惻然思古義猶班孟堅之傳蘇子卿也及

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辛苦有古落

葉哀蟬之嘆史云能為哀誄誠哉藉田賦客舍議

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猶惜其慙懷

許書呈身此屈長鄉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高歌天

汗泥以自辱耳閒居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高歌天

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熱客慈

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誅綱紀當坐安仁賴河

南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家糜滅害由小

史生之者公孫安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嘗古人所

以畏蜂蠆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

討傲安仁東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余

深為彼王漢災傷圖序高皇帝削平甌亂懷慶偽

嘆息焉

皇帝定開按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肆萬貳千

捌百餘頃糧三十三萬六千六百餘石河南北諸

郡地一萬一千三百餘頃而糧九萬九千餘石

內區區地山河半分地之半丹河逸東北沁河

西北蜿蜒逸東南皆投黃河每歲秋雨發水驕吞

岸膏墳沃壤動沒至數百里田化為澤國而糧

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西接山西澤州北接

山西陵川而邑之清上圖利下圖居民村廬皆在

太行山中復按山地起糧山峻嶒赤色盡石骨石

上之土厚者至五寸薄止二三寸故山秃而不活

樹及播種雨以時則禾生十日不雨則禾死一月

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

而賦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除正賦額糧玖萬

石之外今又為遼餉為均輸為練餉共計增銀至

二萬四千二百餘金其千里擔簦轉輸則又有解

終歲亡有父母妻子之樂而無日不辦公稅河內

之賦之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臣以崇禎十二

年六月初十日自高平縣調任河內未數日水奪

民稼又數日蝗奪民稼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

閏月不雨水蝗旱一歲之災民者三旱既太甚民

不得種麥而蝗蝻乃已種子亡慮萬頃冬無雪蝻

子計日而出去年無秋今年又無春窮民食樹皮
 盡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皆黃腮腫頰眼
 如猪膽餓屍纍纍嗟乎嗟乎臣負戾深重上干帝
 和降此大荒乃帝不即使臣死而使臣良民死臣
 獨何心能不慘痛念皇上居深宮之中遠軫民災
 謹令繪工畫十六圖而臣手記其略冒死進呈嗟
 乎嗟乎圖之所能及者得而見之圖之所不能及
 者不得而見之也工能盡畫其形似而不能盡其
 帝饑號寒之聲可奈何哉臣謂歷代帝王及我皇
 上真心愛民不可多見臣以新進小臣而敢深言
 天下疾苦知皇上堯舜之主有以樂
 聞乎此也臣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鄒守愚通志

舊序
 余聞之河南自昔為中原都會之地文獻彬
 彬繁焉可睹矣明興混一區夏肇建兩都於
 是列諸方嶽自我聖祖神宗天授元符列聖相傳
 浸仁沐義以至我皇上則天同極久道化成人文
 宣朗風化磅礴揆千聖而耀萬代罔不森著燦列
 炳煥方內超邁萬世何其盛也余受命以來日披
 圖按籍攷求康治之計用造茲土雖通志舊有書
 荷簡訛漏新故紛錯而上世帝王賢聖之風軌哲

範鮮有全者况其下乎矧然獨立以成名者不亦
 徃往湮矣無所寄以垂於世余為之惻然傷心焉
 余責在斯乎夫移風易俗鏡往證今酌時而審尚
 者莫大乎志願乃若此焉何邪失今不治後哲何
 觀於是謀諸侍御思齋霍君野菴蔡君起菴李君
 洎藩臬長貳而下詢謀僉同咸歡然以為鉅典也
 乃肇工金日今之博物洽識而有文者以僉憲嵩
 渚宗尉西亭二先生最著乃肅幣禮請主其事選
 校官諸生分理之以憲副東溪徐君會溪扈君少
 參紀山曹君督焉而藩使葵山鄭君蒲谷岑君臬
 使風泉張君寔總其役始自甲寅之冬歷乙卯秋
 八月而成搜校刪潤余亦竊取其間乃今披視之
 人區天常增華襲懿而國家之景鑠馨烈爛然與
 嵩河並存可也僉屬余序之序曰余聞之人以溯
 然之一身寄旅於天地而奔光迅曜譬諸流波不
 可復回也悲乎悲乎孫我而上索之於開闢之初
 余惡知始乎曾不一瞬而曩昔之精英烈氣今安
 在哉反視而却思可以鏡考矣繇我而下非獨百
 世也埃之於渾淪之變余又惡知終乎然計且手
 策而坐籌也嚮者有鬼魅之妖幻於世不異於此

矣是故君子守身而明道樹功而殉名慎修炯戒
 建所以不朽者永流休聞於無疆胡可以弗慎哉
 嗟乎以今之懷風望眈遺跡而勞髡其當時真譬
 諸飲食也臧否古昔則又凜乎不少貸若從而衰
 鉞之然則安知後之君子寧能惜然不以雌黃視
 今者耶夫子不云乎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余何
 以俟焉乃茲志之載也譬之按甲乙而數黑白
 也具耳目者可以觀矣余奚言哉於是乎序

恩通志舊序
 歲丙辰夏六月余祇役如汴會河南
 通志刻始成三司長貳諸君持以示
 余謂余有茲土之寄也請序之余受而覽焉迺序
 曰夫志何為者也夫志所以稽往蹟示將來垂勸
 戒以立模範焉者也我明之興皇祖光宅華夏疆
 理方域分建畿省惟是河南當天下之中土越二
 百年來德教滲漉人文炳煥較之他省為尤著云
 而通志之修獨後焉不可先是巡撫鄒公毅然身
 任其事列局編摩採撫遺文鉤稽故實刪繁舉要
 萃為四十五卷閱數月書成迺繕寫入刻其用心
 勤矣是故考圖設表體國分野取裁於職方原本
 山川總核物賦摹刑於禹貢續緝典訓詮次羣藻

準義於尚書網羅萬物苞舉庶類參侷於國史於
 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犁然顯著辟諸弋鵠翻於
 層霄拾明珠於蓬海布龍章於晦夜奏鈞樂於虛
 庭足以洞宣心日裨益見聞傳播來祀何其詳也
 昔者詩人憫老成之凋喪幸典刑之尚存孔子嘆
 言禮之無徵咎文獻之不足則此編之作可無遺
 憾已抑余於是有感焉玄黃剖判二儀肇分人物
 夥生遐哉邈乎靡得而紀若古先聖王羲黃禹文
 之儔其生有所自其出有所為開物成務興利以
 前民用功業之隆與天地相終始尚矣下是而仕
 於茲土者粵周秦而降歷年幾何監司守長丞尉
 班職蒞官者幾何今載之名宦志者備若而人焉
 則其生都顯榮死而湮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也其
 產於茲土者總總尊尊為億兆者幾何顯晦升沉
 修短窮達為遞代者幾何今載之人物志者僅若
 而人焉則其生不足以成名死而滅湮無聞者又
 何可勝數也古諺有之入貌榮名夫入貌不可常
 而惟名為不朽以故名者生民之鴻寶永世之標
 的也今觀垂名是編者其嘉言懿行鉅伐殊勲由
 千百世之下而想像千百世之前其人宛如在目

至德之光耿乎與星辰相昭朗不拔之操確乎與金石同堅貞不可奪之氣浩乎與嵩河相流峙故其人足傳也而它無可槩見者何異於零露之朝晞蜉蝣之夕隕名與身而俱亡也久矣嗟夫天地之間惟人為貴易稱可久者賢人之德可大者賢人之業君子期自表樹永有聞於後世計無易此矣故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迺若罔克自振而顧以可大可久之身卒與朝露同晞蜉蝣並化不足思與覽者共勗之遂不辭而為之叙論云爾

孫昭

通志舊序 古者列侯建邦莫不有史今茲河南通文不雅馴大中丞鄒公甚憫焉乃以意屬藩臬諸君鄉薦紳先生立凡起例辯義選言釐而為四十五卷蓋至是始得為全書云孫子取而讀之喟然嘆曰蔚乎記事者之備而貞乎綸言王制之祗承體尚書以植旨彰善癉惡之不忒師良史之直筆山川賦產之畢陳參禹貢以稽方學校藝文之直筆錄依東觀以崇業兼司馬之詳實遠史班之路駁據華嶠之準當謝江表之贊証其尋煩領雜之術

詮評摛合之要明自首訖之序品采事類之條彌綸一代賁飾盛治將日月拉懸嵩河其久也豈苟焉以作者哉雖然竊有疑焉余嘗歷成紀之墟登於好竒而不稽其信吾夫子魯產也志聖蹟則近於授聖而欲偉其事邵堯夫長於冀方無名公之傳則嫌於僻好而故詳其跡嗟乎嗟乎易龍圖序不云乎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以形之授之康節又曰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邵子經世碩大光明又曰聖人之經不煩文字嗟乎嗟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作志者謂不有所授而窺焉吾不信也間以質之藩臬諸君鄉薦紳先生咸謂余言庶幾哉獨照之運玄解之宰蓋難與覽者同也請書之簡端以彰述傳後余曰諾諾遂

李濂通志舊序 河南在禹貢為豫州寔拾筆書之

州所隸府八州縣百有八昔人所謂鎮天中區控地四鄰咽喉九州闡域中夏其信然乎哉聿茲鉅省而圖籍廢闕識者憾焉天順間按察提學副使姑蘇劉公昌始乎各郡邑志彙楛為總志未就以

九載秩滿擢廣東參政去越十餘年為成化己亥而會稽胡公謚以按察副使至復取劉本稍加刪潤草草報完不無譌漏今八十年矣久無議修之者嘉靖甲寅冬十一月巡撫都御史莆田鄒公守愚巡按御史孝義霍公冀謂藩臬諸大夫曰事有若迂而實切雖非簿書期會之所急而實政教風化之所關者志是也今河南通志廢闕弗輯伊誰之責乎於是倡議修纂之藩臬諸大夫咸以為然亟開局於貢院余衰朽無似謬辱禮聘俾預其事遂與同事諸君子撫故實蒐逸遺稽前史訂舊乘凡巖崖斷碣官府新制罔不傳訪而精擇之增昔所無續今所有目涉手鈔窮日夜之力逾昔而告成事乃序之曰竊惟周禮大司徒之職雖無所不統而其最切而先者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佐王安擾邦國繇是知圖經壤志有繫於治道之重如此是故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禮之大傅仲尼說二代之禮而深慨杞宋之無徵則夫一方圖籍豈非為政者所當屬意者乎矧是邦居天下中為天地和氣之所聚繫河圖洛書寔開萬世道學之源而伏羲書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二 七

卦之莖文王衍易之理又皆在斯境以至周公之營洛召誥之中土菁草之寓神陽城之測景靈蹤異迹它方所無而聖轍經行宋衛陳蔡之墟封人請見之鄉季路問津之處居人猶能指而道之遺蹟尚存過者竦慕焉若夫嵩高王屋諸山大河淮濟諸水又皆天下之大觀一覽是編弗出戶而可知其槩蓋不必游嵩入洛而名勝在其目中矣余沐人也曩嘗著汴京遺蹟志二十有四卷顧所載皆汴中事它郡邑未之及也茲通志之輯闔省之事咸在焉仕於斯地者披閱之頃則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盛衰田賦之贏縮戶口之豐耗民瘼時艱居然可攷繇是參酌其政令調劑其土宜而下膏澤於民則生民之蒙惠寧有筭乎詩曰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於位民之攸壻斯固兩臺藩臬汲汲修纂之本意也不然則志之修也亦文具焉耳矣曷足為一方重哉余濫竽是役於志之成也不能以無言敢僭**朱睦㮮通志舊序**夫志者何古史述鄙見於首簡是故方輿之紀先王重之維茲河南在禹貢為豫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七

州歷代為都為國為府為路典章文物宜可攷徵
而金元之季海遭兵燹故老代謝事文散逸博雅
之士恒病之成化間憲副姑蘇劉公欽謨欲輯為
志其草未就而去繼至者會稽胡公廷慎稍為綜
理輒即就梓顧其踏傲無足觀矣甲寅春大中丞
一山鄒公來撫茲土保釐之暇慨茲墜典毅然修
之乃白於待御思齊霍公野菴蔡公起菴李公藩
長先文谷孔公今葵山鄭公蒲菴谷岑公臬長先臨
溪張公後風泉張公暨諸大夫詢謀僉同乃禮聘
僉憲嵩渚李公及余主其事復檄貳守何君學正
蒲從禮教諭黃積慶王棟吳之翰郭懋羅琳李棟
程文俊薛紹李緒朱紹舜及諸生之秀拔者分裁
之是歲十一月朔開局於貢院以憲副東溪徐公
會溪扈公少叅紀山曹公督修焉供給者通府李
君也踰年春東溪公以公務巡歷諸郡同事者亦
以應聘應試各辭去事將中輟一山公乃謂余曰
夫是志闕而弗修者七十餘年矣子為卿士而不
論載使昭代之制閭而不章哲先之業滅而不述
余甚懼焉嗟嚟然莫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
罪也夫乃抱志草過余齋中蒐集故實且撰且述

又踰年始卒事焉嗟嚟曰是志也余據諸史傳及
寰宇一統諸志與夫鄴氏之水經杜氏之通典馬
氏之通攷王氏之玉海鄭氏之通志羅氏之路史
等編所載冗者裁焉訛者正焉遺者增焉疑者析
焉於舊志僅存十之一耳其體要去取余悉受之
一山公云刻既成予彙括其義而為之序曰維王
政始自疆理因地法天正人之紀於是作圖考第
一郡邑易置歷代靡常作沿革表第二象緯成列
一郡界以分作星野志第三樹壇封溝慎固厥守作
疆域志第四嵩高王屋河沁淮濟環流疊峙莫我
中土作山川志第五土性既殊人習亦異觀其所
尚而設教焉作風俗志第六自三代建侯之制廢
後世雖損益不同咸有定則作封建志第七郡本
之固寔在康阜作戶口志第八有地則有稅有身
則有庸作田賦志第九資民用辦事宜作物產志
第十秩有崇卑政有繁簡上下相維庶績以熙作
職官志第十一禦侮防患非險不可以恃作城池
志第十二雖有金湯無粟不守轉輸之利國計賴
焉作河防志第十三官府次舍政之所出作公署
志第十四育才善俗莫先於教作學校志第十五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者國之所賴以立也取用
 之途雖殊然要以得人才同政治作神目志第十
 六國之政教惟養賢事神為大作祠祀志第十七
 生有居則設藏也作陵墓志第十八貝閣珠林
 靈區秘宇或古有賜額為國祝釐者不敢廢也作
 寺觀志第十九斷垣殘堞故苑遺宮興廢之繇有
 足悲者作古蹟志第二十虹流胤降本其所生作
 帝王志第二十一道化之鄉非寓賢所倫作聖蹟
 志第二十二峴碑墮淚棠樹興思澤之鍾其何
 能民作名宦傳第二十三嶽秀川靈毓英啟俊人
 倫儀表後先輝映作人物志第二十四或仕而家
 或徙而置流芬遺範民之思仰存焉作游寓傳第
 二十五根於天性篤於彝倫百善之行皆原於是
 作孝義傳第二十六禮陳內則詩叙關雎王化之
 施寔自茲始作列女傳第二十七箕穎抗節貞風
 遠揚感而作者代有其人作隱逸傳第二十八二
 氏之學其來尚矣國志弗遺作仙釋傳第二十九
 深於數術不詭於俗糾其推變於時事亦有補焉
 作方伎傳第三十自圖書肇興載籍斯繁事以辭
 見體因代殊均之標藝倫之則宜隱曠之旨明治

忽之跡作藝文志第二十一舊載之誤可據
 者作辯疑志第三十二事覈而出所自之書或涉
 不經亦所不棄作備遺志第三十三凡四十五卷
 七十七萬九千餘言義有未詳則仍其舊事有已
 發則不復見大要敘述以年俾古今不相紊也第
 愧能薄才謏闕謬實多若好古博聞君子與我同
 志考訂廣益以備一
吳山治河通考序
 惟禹貢職
 方之文獻深所願焉

濬經辨之跡鴻濶巨偉矣固聖人拯世範後參天
 繫地神理昭寓後世凡職紀載者依焉然溝洫地
 理郡國水利漢以來冊籍或有志有考顧於大河
 無專紀豈非括細遺大使後之嗣禹蹟者何稽乎
 余嘗北涉趙魏之間九河故蹟西踰成臯鴻溝觀
 龍門鑿處南循淮濱出呂梁則喟然歎河之為國
 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則漕輓駛裕奔潰壅溢
 則數省釋騷國家上都燕薊全藉東南之賦故常
 資河以濟運又防其衝阻乃經理督治必撫臣是
 寄其視前代豈不益重哉河雖經數省然自龍門
 下趨則梁地當其衝始又壤善潰故河之患於河
 南為甚余受命來撫茲土固慄慄以河為至慮防

治稍悉民頗奠又間閱近時所刻治河總考疎遺
 混復字半訛舛其肇作之意固善借其未備晰也
 乃命開封顧守符下謫許州判官劉隅重加輯校
 彙分序次一卷曰河源考二卷曰河決考三卷之
 九卷曰議河治河考末卷曰理河職官考上沂夏
 周下迄今日總十卷更題之曰治河通考庶幾覽
 者易於探檢有所式則以奏平成之助聖主之憂
 顧四方之屯溺或從是以紓而愚之重責亦少塞
 焉其仍有未備則以埃
呂坤沈中丞奏疏序
 社稷
 後之淵博大智者爾
 命脉豈不在丘民哉嵩嶽壁立萬仞而載之者地
 也地爲之基靜定不搖故嵩嶽亘萬古而常峙丘
 民地也社稷之基也有基無壞聖天子除吏徧寰
 寓而付之億兆生靈以寧民也而懼寧民者之無
 術乃置二千石及監司以師帥之又置撫按以糾
 肅之其爲海內元元計無可復加夫是以恭默法
 宮曰億兆生靈予有所付矣安用予勤是督撫者
 上肩一人之勞下託萬姓之命者也顧今之稱督
 撫者率以安靜爲美談噫果安靜而可也刻木塑
 土寧能擾民哉萬曆乙巳太素沈公來撫中州道

寧陵識之軒爽精瑩談民間疾苦如在其身又出
 治河條議數十簡極纖悉如指掌余竊爲豫人喜
 知公不以安靜當此官也今撫豫且四年矣諸民
 間所欲惡無一鬱闕咸與暢遂入郡熙然如臥慈
 母之懷而含乳以嬉余嘆曰公何所設施而能若
 是已而公以疾告候代者於連川乃以所刻奏疏
 二十卷惠余余爲粉榆蒿目久矣未展讀仰而思
 今日中州利之當興者某某公興幾何簡之見其官
 皇不宜地則有調繁疏積貯失額則有責成疏邑里
 荒蕪則有墜調開荒疏預計蓄傷則有糴穀備賑
 疏兌運累民則有官買官解疏是興也無餘利矣
 又思曰中州民困之當祛者某某公祛幾何簡之
 見其憂藩封費後則核減工料恐興作勞民則議
 留班戍慮錢糧不敷則請留監稅念負販力絀則
 止稅免逋糧凡長吏虐民不時彈劾軍弁驕橫重
 典立除是革也無餘害矣公安靜也乎哉然一一
 諸疏皆一一不可闕所謂無事不事而實行所無
 事者也故事軍門諸費督撫得以便宜公所得悉
 以佐公家於此見公之廉事涉怨勞衆皆束閣不

犯手公毅然行行必期於濟於此見公之任往視
 事多展由公常以平旦於此見公之勵精往零早
 率乘車度者騎公步禱往返十餘里日再於此見
 公之懼災恤民此皆載諸口碑而奏疏所不及猶
 有口碑所載而余且未聞者語云易人易政余豈
 能必後來者不易公之政乎是疏而在則邪令變
 法固邪民所可執往牒而訟者也嗟乎督撫重臣
 安靜誠不可哉安靜應有時繼我公而後即勞無
 所事事雖
 安靜可也

皇清張天植兩河文起錄序

今天子御宇文化翔洽首被中州中州天下之中也
 余既奉

簡命思所以報稱者屏息不敢當蓋文運之盛衰國
 家之盛衰中州之盛衰天下之盛衰也當其盛也
 機會所至莫為之喻張莫為之推挽勃然滂然而
 莫知其所以始莫知其所以終然當必有恢奇高
 邁之士赴機應會所謂虎豹之文彪炳鸞鳳之音
 鏗鏘金玉之光炫耀而陸離使人縱目焉而不能

匿也文起八代之衰其惟有唐昌黎氏乎漢魏以
 逮六朝其文之衰也絺章繪句襲襲疲抗已潰瀾
 而莫之救昌黎障而束之迴於既倒不憂憂乎其
 難哉而皇甫湜李翱李漢之徒皆靡然從風而唱
 和以肆其說至樊紹述孫可之其文以佶屈為能
 虛玉川李長吉其文以幽詭相尚然昌黎皆收之
 不以為恠而復讚歎之弗置者何也蓋昌黎非獨
 善為文善於知文者也知文之不一變者才而變
 不一體者法與才在彼者也裁之衡之者在我
 者也使必斤斤焉執規矩而繩削焉是昇之教射
 者必欲其墮日而造父之教御必欲其追風也其勢
 必不能則彼之才法無以見即我之裁衡無以見
 矣今諸士幸而生於昌黎氏之鄉余遂持其說以
 相諸士中州之文平實平實則其材不能以雄肆
 而見奇中州之文穩順穩順則其法不能以曲折
 而入化余迺以注疏大全為之本而以大家諸史
 為之緯以是裁衡之而不得已則又以才法之旁
 見各出者存其說而不廢庶乎昌黎之為文而亦
 昌黎知文之道其不外諸此也然余未能效昌黎
 氏之為進學解以精勤勵爾諸士實應且憎比諸

士之應詔而貢於廷也余既畢役矣茲則合其屬而歲閱之夫人文之運固在乎扶之而後興化之而後成顧未有不因乎地勢者自余之校於懷也則有太行王屋繞其前故得文若而篇或蟠紆而巖崿及校於鄴也則有洹水漳流出其下故得文若而篇或決莽而宓汨已而校於汴也則黃河注其源鴻溝割其界而其文之目不給瞬以至也或馬頰之奇或鉤盤之曲而溢溢浩渺之觀其亦可謂盡致無餘矣明之空同氏學昌黎氏者也善乎其喻文也曰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瀨之旋如駛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今者刻試之曠以是正當世倘不刺謬於空同氏所論則猶能繼昌黎氏之傳而起者歟余固陋踈日隕越是懼重荷皇上特恩鑒茲教士擢置內用尤惕惕然以慙敢曰起衰其功哉願爾諸士其益懋乃學砥乃器以有成以襄國家之盛庶其無負

劉正宗許傳巖四種

聖天子之休命

詩序

同卿許傳巖先生以詩稿見示余受而讀之洋洋纒纒鏗句鏗鏘不屑為纖巧亦不入於

借屈蓋卓然大雅之音也自傳巖庚辰通籍以來與余縞紵締交歲在辛卯余奉簡書過新鄉登其堂把酒論詩懽如疇昔垂十年而傳巖以名諫垣晉秩抗疏論列天下大事嶽嶽不阿風采夙著

當

寧為之動容海內無不傳誦或疑其詩有所不服為即為之而酬和間奪於霜毫匠心分營於鞅掌

乃傳巖退食從容神明澹定揮灑贈畚沛乎有餘故其為詩淳泓蘊蓄穆如清風余殆無以測其際矣粵稽中州詩派之盛大復崛起於信陽拳華振

秀獻吉雖稱北地實生長大梁復古起衰為詞壇準的三子厥功甚偉向者孟津先生為之倡興絕

學似續何李近又有行屋垣公羽翼風雅以昌其統緒傳巖與之朝夕論辯灼然見其所為梯後者

是以源流不爽風格自高上以繼前賢之矩矱下以啓來者之津梁大雅復

王大作鐸書序新汲古

裳涉溱褰裳涉洧茲川也夫國大夫之遺愛穎封人之錫類照耀千古國風獨蒙惡聲何以故聖放

鄭聲猶云靡音艷曲非簫韶雅奏論樂不及風彰彰明甚鄭之聲當別有指不必即刪後所存之數詩也說詩者槩指為淫奔何歟將母溺於往訓強索解以附會也乎間嘗詳玩釋註創是解者非甫田鄭氏乎踵而附之者曰疑亦曰此亦亦者何猶云疑即莆田之說云爾言發於疑可據以為信歟秉簡贈勺諸什釋以相遇相悅者之自敘似矣詩有寓懷有托諷安知非如後世詞賦家香草美人之寄託耶又安知當日者非騷人韻士競為風流香艷擅場詞壇侈美新聲耶率而寡味者詩乎抑婉而多風者詩耶諸什者出自風人之寓懷托諷則詩矣出自相遇相悅者之自叙也詩乎淺率狎邪將不得列於詩得列於經乎思無邪何以訓焉且又奚存而不刪也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樂道人善疾稱人惡不刪此乎或者曰刪之鄭將無風是又不然刪書斷自陶唐謂前此文義不雅馴緝紳先生難言之淫奔者之自叙雅馴乎不雅馴乎軒皇以上之書荒唐可廢淫風不刪乎列國無風者會盟諸姬未易更僕數獨為鄭惜乎不刪何也遵大路今婦見棄也婦見棄也哉山有扶蘇戲所

私也戲所私也哉有女同車而下胥淫女也胥淫女也哉不寧惟是終蔽之以女惑男也女惑男也哉風之汚矣琴瑟靜好編衣綦巾又烏得有婦賢而男貞也者使諸什者淫奔也相遇相悅者之自叙也則必刪也其不刪也斷非相遇相悅者之自叙也則斷非淫奔也於淫聲則放於淫詩則不刪聖人不如是也事不經耳聞目見未可懸斷其有無矧男女大倫所繫風化攸關乎疑事勿言曾未之聞歟既疑母寧闕難於言寧慎言之然則說詩奈何曰思無邪者宗旨也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不務出此至今滔滔溱洧流惡難盡千載而下育茲土尹茲邦者聽之耳熱談之頰冷誰貽之羞歟願與邦人一灑之灑之如何語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又曰士俗不可醫醫士俗者惟有讀書風月要歲會嘉與賢師儒共之矣而講約讀法則不得不督之父老子弟用是畫八里為八約曰孝曰弟曰忠曰信曰禮曰義曰廉曰耻俾顧名思義獎掖而勸之進爰取鄉約鐸書重刊之增以引言戶授一帙做古道入月吉之法朔望講晰是訓是

行使他日採風者曰美哉夫非秉簡贈芍之遺墟
 歟風何都也溱流渙渙洧水洋洋不重關一生而
 也乎哉邦 **李森先通志舊序** 歷代有史郡邑有志
 人懋哉 掌之史詳大志詳小土物方言義取乎其備也然
 則美惡並書史氏法也志何以書美不書惡各言
 其鄉諱辭焉爾古者西都鎬東都洛惟梁始汴有
 宋京之天文誤以房心分野何誤乎爾周南則柳
 汝南則張召南則民汴毫則角亢魏衛軍懷則壁
 室星躔四方豫州天下之中也禹貢包絡九州至
 秦郡縣星離豆割豫且析而為百麗雜莫紀扶風
 志輿地文始粲然全豫有志何昉乎爾明洪武朝
 成地志一統志省會亦各以志進中原文獻其首
 庸也書地類從今各系古建置何居一開封也言
 春秋鄭衛不知言戰國梁魏不知言秦三川不知
 言漢陳留不知言隋汴川不知言宋東京金南京
 元汴梁不知則其他可知也維周卜洛封國如置
 碁為杞為項為沈為郟為鄆為伯為房實始封子
 共伯中伯胙國號國沙矣息侯聯綴其間志紀縣
 不紀國者何志以代作人自紀其代重王會也九

州之外更有九州豫州九州之中其云中者中
 土也東則南潁南宿或大名之內黃滑縣皆稱衛
 地南則湯陰鄰於濬濬本於衛南陽鄰於襄南陽
 本楚其與鳳陽相接則汝之上蔡猶是鳳之下蔡
 也西則陝之華陰楚之鄖縣若壺關陵川絳州戰
 國晉地三分是魏土即晉土也北則兗之曹縣廣
 平之鄆鄆曹宋唇齒秦所置鄆鄆郡者彰也書山
 者何嵩嶽而下王屋太行桐柏 峪次之書水者
 何黃河而下伊洛澗瀍溱洧淇澳次之形勝必書
 中原之險易出其中關梁必書中原之要害出其
 命中古蹟必書中原之流覽出其中風俗必書中原
 之淳澆出其中土產必書中原之方貢出其中宮
 觀廟墓必書中原之憑弔出其中名宦流寓人物
 必書中原之傳人傳政攷古鏡今出其中至如戶
 口之贏縮以世殊賦役之重輕以代異尤志之所
 宜詳其不得而詳者何也戶口有冊賦自有書詳
 乎彼者不詳乎此也志何以必修今修昔後又修
 今此而不修前事存後事闕是有志無志也歲月
 浸久字磨板軼必務新之此而不修遺文湮滅是
 有志無志也貯板於公廨蟲蝕之暑泄之雨腐之

甚而火之兵又芥之烟雲飛蕩是有志無志也豫
省之志多廢者何也明季流人煽毒號闕中州者
幾廿年掌故悉焚余奉

簡書荒度茲土所過郡邑得舊志僅甘之一且殘落

不可以讀慨然思復之至汴晤撫軍賈公膠侯已

先我而編其志甚偉

今天子撫有區夏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幅員之大前

命儒臣廣輯輿圖纂成全志為

昭代鉅觀則省會獻書殆自此一方始昔鄴侯八關

止收圖籍朱考亭所蒞官必先修志乘賈公斯舉

亦此物此志也余乃得藉手名藩如古輶軒之使

蒐採方聞以共觀

厥成余不朽矣

劉昌通志舊序 志者誌也所以

華陵谷變遷其間風移俗易事不勝數非備諸紀

載烏能使人披圖而誌之動其盛衰之感而知古

今之所由異也哉天下十五國中郡縣各有志而

通志總其成因乎分野以都會為之綱而郡縣為

之紀縷析乎山川之勝物產之宜戶口貢賦之數

以及乎帝圖王會之典廢而各侯良牧遷客騷人

政事文章莫不備載以當採風故曰所以佐史也

史貴乎徵信歷年既遠必且因時而釐正之惟恐

缺遺況當一王肇興沿流損益稽天運以定人事

關乎盛衰尤鉅焉是非當代佐命躬定疆土嘉意

生民苟與藉手以觀厥成豫志不自今始也其先

成於姑蘇劉公欽謨而繼則會稽胡公廷慎莆田

鄒公一山增修之志亦幾詳矣顧滄桑之際豫居

嵩維之中貫淮衛接襄黃兵革交衝創殘獨甚圖

籍之遺幾何不從玉石而俱燼凡夫勝國之典章

故老所傳聞需及時哀輯以徵信于後世則豫之

志又不可不自今始也膠侯賈公從

龍頌輔奉

簡書以蒞茲土出湯火而衽席之豫之再造於公者

功書爛然雖視古分陝之助何多讓焉乃公政成

之暇欲以其手造全豫者前古後今彙誌之以備

外史蓋公之留意于盛衰不小也于是簡摭遺文

博訪耆碩將董其成而問序于余余豫人也豫之

志宜乎載筆以從公後而予方受

天子命為冬官長拮据考工之不暇不獲輔釋官野

史之不逮予滋歎已周禮大司空掌土將簡稽天

下之與圖戶口阨塞而察乎貞濞奢儉之風以觀國是人心之變予之所宜觀成者固不止一豫志也然而豫之志予未能載筆而籍公政成游刃予得袖手以觀予又何幸也俾後之人披圖而志之見夫形勝如彼風俗如此昔之所以廢今之所以興其關乎盛衰者靡不由茲也志也是所以為史也是以質言而薛所蘊通志舊序兩河古今紀載為之弁其端云薛所蘊通志舊序兩河古今紀載之書也河南居天地之中姬公卜洛曰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故登封有測影臺在焉壤兼兗豫冀三州之域星占角亢房心室壁柳張之野四履所至各千餘里山則有嵩行具茨嶠函熊耳之高川則有黃河淮濟洛汭漳沁之大人則有伊尹太公望老聃之聖申伯仲山甫穎考叔甯越甯戚竭之武國僑司馬耕原憲蘧伯玉之賢管大夫張留侯鄧高密之勲業賈誼賈山之奏言黃霸劉昆杜詩之治行韓退之之文章黃叔度之器識程伯淳正叔邵堯夫謝顯道許魯齊之道德皆出於其類校乎其萃卓然古今者也東汴西洛兩京同建龍馬文圖書並出雪苑銅臺勝蹟斯在三花著草

靈物標異真踞九有之腹心而擅海寓之最勝矣二十年癸亥鼓燭故宮黍離文獻同燼中原雄麗幾不可起故老而問之大司馬曲沃賈公來撫斯土闢草萊綏遺黎生聚教訓化行政舉迺蒐討故實纂輯省志禮聘八郡宿儒分任編摩周訪三吳名士復加蒐採而討論筆削而借之巡梁道釋堂沈公公以鼎甲詞林明試外臺本其富有之學奮為藻筆而大司馬更手加潤澤屬稿既竣余受而卒讀義博而整類簡而該大綱斯舉條理燦具影如見兩都繁盛之舊而高行河洛雪苑銅臺宛在楮墨間與圖書人物共標天中之奇為四方之具瞻者彰往詔來垂示法戒顧不偉歟嘗稽遷史鄭侯隨高帝入關諸將爭取秦府庫財物何獨收相府圖籍以故周知戶口登耗之數關河阨塞之險佐高帝成一代興王之業有繇然也今天子肇造寰夏百度維新賈公膺分陝之任迺首留心文獻而輯成通志正與鄧侯用意畧同可謂知所先務矣若夫兩河縮轂諸省師徒絡繹征調旁午土滿河決剪棘沉璧宜乎日不遑給而公獨精神暇豫四應不置出其緒餘以興文事杜元凱注

左氏于帥曩之曰張茂先志博物於鎮幽之時
古今人何多讓焉是固其才分有大過人者夫
羽明通志舊序 粵稽軒轅制萬國九丘之書其詳
復為九今之禹貢具在析其田賦方物而紀其運
道於天下之中曰荆河惟豫州豫者順也雷奮地
中謂之豫天地順動四時不忒聖人順動刑罰清
而民服取卦之豫而名州蓋以陰陽所會風雨所
交人稟中和之氣以生常茂豫也自古宅中國大
率首重之闕中夏輻輳四方彰德懷衛以障河
北嵩山雒水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開封
歸德通衢淮濟寒暑不偏種植有恒土厚而地廣
士重禮義而俗尚質朴豈非以黃帝太昊之所經
營而周漢宋之所臨御者哉夫子作春秋以鄭宋
衛陳近在王畿其事頗多皆會盟刑政之大者嗣
是周禮班范諸史言封域而山川土田民物風俗
兵防之類未之詳是以前世之聞人始著為志亦
古史之遺意也然古史之失在略今志之得在詳
也志在宋有祝穆方輿勝覽嗣陳公循倣寰宇通
志為一統志桂公夢述輿地圖各為紀叙于首羅

公洪先準宋人朱思訓廣其圖胡公松增表所遺
益稱精密鄭公曉本輿地叙為地理志兼質有其
文此數君子者皆循史為志而以中州之大列于
天下之中其事不詳亦猶古史之略也通省志寥
寥不多見獨楊公慎志四川稱特出今
上御極之十五年膠侯賈公以大中丞來撫中州稔
知
上以中州為腹心根本重地復深知中州彫劫之餘
其為政也寬厚持大體以軫恤民瘼省刑薄歛勸
農課桑為第一義而加意旌賢能以明勸剔貪殘
以示懲不期月治蒸蒸起矣
天子隆寵之晉秩中樞兼宮保公又謂薄歛勸農必
自經界始而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之田賦多不
額問之典守各無舊冊可稽高下任胥掾自占者
復不實愀然曰此文獻不足而籍去故也嚴檄徵
八府十二州九十六縣之志誌具而體要容有未
協援據容有未確獎抑容有失中繁簡容有失當
是不可以入告
天子當黼展之助廼開局集英授以窾綮具稿而于
自筆之削之書成詳而不蕪略而不遺其大者形

勢之阨塞戶口之增減錢穀之輕重風俗之奢儉
 賢才之多寡瞭然畢見羽明讀既而嘆曰治道在
 是矣夫嶽有五嵩山在維淮之中瀆有四濟淮居
 天子矣夫嶽有二為中州鎮川不為害而黃河自孟懷而
 中州之二為中州鎮川不為害而黃河自孟懷而
 下迄于宋之虞城考邑率汎濫四出傍河州縣無
 論矣且竭通省之物力以禦之是黃河之害不在
 懷汴之府縣而諸府縣波及之矣於志而得惜役
 均方之政焉諸議恤議蠲者已首及之不與他省
 同嚮中州戶口以萬億計野無不闢之萊富商大
 賈輪駟萃焉今生齒蕭條荒蕪遍野百貨乏而五
 穀涌貴本折入中筦無幾蒞位出治散寄他所不
 居省會於志而見不富不庶之象焉諸生聚愛養
 之方已首及之談政之美者稱黃龔召杜卓魯輩
 談學之正者稱賈程談業之偉者稱韓富談文之
 大者稱昌黎繼起者亦既肩比踵接矣世轉風移
 徽緒難賡高山之仰自止凡民之興有待斯志也
 崇節槩則日星增輝重清流則桂檀續韻分蘄于
 薰而衾影弗畏手目怙受者凜然冰霜之在背表
 篤行孝弟于幽微則深谷之蘭抗風愈遠窮岩之

松凌雪更茂所謂嚴褒貶以別淑慝一道德以同
 風俗者歟此三者皆公所志之大者觀是書公之
 治績見矣顧沂遊梁書院講語序學問之道惟其真而
 已無所于偽也

命來撫茲土凡所以表率屬員告誡士庶一言一行
 惟真實是勵不敢少有虛偽以負我
 皇上簡畀至意踰期月乃即遊梁祠之西偏增建書
 院為士子誦習之所又念講學貴乎得師進諸大
 夫而諮訪之羣推上蔡張仲誠先生河洛真儒也
 乃強請而委重焉又徧檄諸郡邑勸諸士之有志
 實學者俾資給以來余為倡捐俸屬開封管守悉
 心經理俾安其居而供其餼于是負笈之士踵至
 先生晨夕切劘無間涼燠至秋府學侯教授乃摺
 撫其講語為一編余備覽之自立志存養窮理力

行以至盡性至命造就規模維具舉廣大精微
 曲盡其蘊而莫有一言之淪于愴恍狃于聞見殆
 皆從體備全理中隨在自得者歟爾多士奉先生
 言勿徒以言視也言之所及以身體之言所不及
 更以心通之久之能以先生之言求合乎先聖先
 賢之遺旨無弗一也以此是發為文則真有用文章
 措為行則真躬行君子出為
 朝廷表樹功業則真實經濟處為吾黨扶植人心則
 真實學問庶不負先生提命苦心而余亦得藉手
 命以仰副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為厚幸也若夫狗末遺本習口
 耳而忘精義窮探索而歎持循是猶瞻河嶽者奉
 圖繪以為為登臨慕大烹者望鼎俎以為厭飫也有
 是理哉余因筆之簡端為多士之有志者告

記

唐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
 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士女餘會園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
 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
 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
 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
 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寘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
 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疢童叟嗷嗷劫衆阻兵燹
 燹粟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
 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疢弗肅弗厲薰為
 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方有餘監
 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邦以固風氣
 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
 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
 是宣河之云云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
 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
 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
 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元之烈
 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
 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
 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

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
 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
 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
 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
 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
 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
 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
 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
 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
 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
 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
 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
 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
 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借大也亦同
 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
 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
 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
 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

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
 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
 其官宰相也番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
 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
 也戎士五萬二公同時千里相望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呂温號州三堂
 記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
 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
 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
 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其
 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
 臣子在王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遊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家人
 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
 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
 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
 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杳鳥交
 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舖鳥織沈浮照耀其水
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縹
雪飛沔沁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
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
松密竹深去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連漪解
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壁如霜
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
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
而來於是茲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
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
庾公西樓未足以滄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
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塞帷凭
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
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
肅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藝曠之域不出戶庭而
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
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
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
自樂而忽寡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
推是心以惠境內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

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處臣由是南陽張公
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肅靜
政令若水木全戶也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
小子以通家之愛被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
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
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

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
圖書之淵珍符是與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
宅其浸瀝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
廣衍乎葵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
位宅中茲實帝王之居也高祖太宗肇造區夏據
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
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
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
以貞觀六年各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
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
觀之上則觚稜金爵壁門鳳闕燿燿改觀益隆唐
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眇矚

榮名所被在物咸餘使魏魏茲宮復取重於當世
 豈不趨哉開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臣宋璟馬
 惟白等博彙羣書於乾元殿又即明福門外署集
 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
 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幸預翰墨紀
 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
 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上於
 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成文武師徒狩獵
 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為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
 太宗乃克大做古以不廢周王逐衡之迹用宏茲
 賁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
 城隅廣陞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
 有先王之制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
 以詔後世云 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
 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
 維舟清曉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
 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
 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
 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剪荆薶驅狐狸始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
 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得其道
 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
 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丙曼容官不
 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
 遊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
 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
 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鶴有不鳴之患
 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耶厥後代鬻平泉
 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
 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
 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
 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
 曹可不慕之唯岸為谷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
 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友羣賢窺仁義之源探禮樂

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
理舉集吾前可者學之未至於可何求於人何待
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夾渠灌
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道遙相羊惟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礙耳
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
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
因合而名之曰獨樂 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
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插花雖負擔者亦然
花開時士庶競為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
處為市井張幕帶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波隄
張家園棠隸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
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
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較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朶用菜葉實竹
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揮以蠟封花蒂乃數日
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
不佳春初時洛人家於壽安山中斷小栽子賣城中
謂之篋子人家治地多啞啞種之至秋乃接接花
尤工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豪家無不邀

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乃
歸直冷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
者或以湯中醮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五
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佳
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
軟土擁之以蕩葉作菴子罩之不見風日惟南
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
也用瓦亦可種必擇善地去舊土以細土用白蘇
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虱蠹食白蘇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或用日
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此
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
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
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蕩菴便以棘數
枝置花叢上棘氣暖有以避霜不損花芽此養花
之法也開漸小於舊者蓋蠹虫損之必尋其穴以
硫黃簣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蠹所藏處花
工謂之氣窻以大針點流黃末針之虫乃死花復
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針
花樹人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相州晝錦堂**

記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丘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平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多成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

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張閻宋真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宗御製詩記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魯真人舊廬有道士賀蘭

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至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僞術不足為陛下道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巧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接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琨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囑臣為之記臣聞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觀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眾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謂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弊屣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恠

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為太
 息惟章聖皇帝冲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蒞天下
 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途襄城之野膝行崆峒之
 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故祥符景德
 之間天下垂拱無為海內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
 治其功德遠矣觀樓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
 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顧不異哉樓真異
 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為上語者如此 **黃庭堅**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
 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
 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
 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方四十年
 來者不嗣坳垣汚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
 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而
 政和乃浚沼開圃陸藝桃李水榭菱藕稍繕故址
 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
 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
 乞文於予予為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
 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為邦民不吏昧姦完輒得

有阻有鈞去其蟻蟻麥木既秋與民憂之安我燕
 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入度之草木茂止鳧雁
 於水賓贊上子於食酒醴男耕不 **蘇軾醉白堂記**
 遲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醉白堂記**
 故魏國定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自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
 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
 無以逸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
 笑之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
 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
 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
 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
 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
 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美於樂天無足惟者
 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
 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
 平武定亂略謀為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
 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彝
 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

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隄之時退居十
 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
 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自多亦
 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
 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
 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
 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
 於丘明自以為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
 皆有侈心焉戒武仲自以為聖自圭自以為禹司
 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
 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繇此 **王禹偁厄墓記**
 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王禹偁厄墓記**
 地天
 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
 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
 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

於時周室邠危魯道逃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
 國用權甥辛而起壞禮樂為糠粃視詩書如莠芻
 孩提玉室斲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
 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益
 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
 之大壞嫉四維之不張剗道德為舟楫將欲濟天
 下之墊溺斷禮法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
 不保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十八之國應
 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危肆孰聞其香施法
 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
 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孟辭
 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况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
 耶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
 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
 息蓋聖人為人也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
 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三代之禮文
 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於生民苟道至於足雖
 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
 飫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
 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

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臣父子者
 不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各載典籍身享
 廟食得非顯於沒後耶與夫圖一日之祿者又向
 遼絕哉余客在苑丘得觀斯臺之地披秦訪古馳
 筆而銘曰僭祿尸位歿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教之
 鬼夫子耻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歿則垂世所謂
 伊人箕山之士夫子求之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
 而道迤歷聘求公絕糧於陳箕山之土可齊其名
 若放之鬼夫其倫廟食不置祀典惟新**晁補之**
 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音益振

照碧堂記
 於宋其城郭闔閭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
 則浩穰亦都而道都來者則罔已曠然見其為
 寬閑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觀於其所已饜而
 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
 日晏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
 之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
 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依而覽適
 人意物境不暇而不遠益向之所樂而不暇思

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
 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
 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
 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
 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日圯而今龍圖閣
 學士南豐魯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
 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
 庵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
 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
 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踞出堞上而民不
 知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
 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
 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
 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
 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
 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
 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
 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
 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
 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鷺太空者花

明草薰百物媚娥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
 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搖而荷靡鷗鳥
 盡舞客顧而嬉媿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
 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
 有至此亦躊躇徘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
 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
 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
 人心悻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
 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
 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
 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
 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
 館有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
 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
 則諾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
 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名肇字子
 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
 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
 以日少而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

也 柳開天平山記

至道元年開寓湯陰未幾桂林
 僧惟深者自五臺山歸惠然見

過曰昔公守桂林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為湖嶺
 勝絕今惟深自上黨入於相州至林慮過天平山
 明教院遂休焉尋幽窮勝縱觀泉石過衡嶽遠甚
 不敢誣言予矍然曰予從先御史居湯陰逮二年
 湯陰與林慮接平居未嘗有言者今師詔我是將
 以我為魏人而且欲倭予邪越明日惟深告辭予
 因留惟深曰前言果不妄敢同遊乎惟深曰諾初
 白馬嶺入龍山小徑崎嶇已有倦意又數里入龍
 口谷山色回合林木蒼翠遠觀俯覽遂忘筆轡之
 勞翊日飯於林亭午抵桃林村乃山麓也泉聲夾
 道惟石奇花不可勝數山回轉平地數尋曰槐林
 坐石弄泉不覺日晚將輔憩環翠亭四顧氣象蕭
 灑恍然疑在物外留連徐步薄暮至明教院夜宿
 於連雲閣明且惟深約寺僧契圓從予遊東過通
 勝橋至於龍洞又至菩薩洞下而南觀長老巖水
 簾亭同行崖徑下瞰白龍而歸翊日西遊長老菴
 觀珍珠泉穿舞獸石休於道者菴下至於忘歸橋
 由澗而轉至於崑閬溪仙人獻花臺出九曲灘南

會於白龍潭捫蘿西山公侯樵徑望風雲谷而歸
明日契圓黃精蒼木苗請予飯於佛殿之北回
望峰巒秀若圍屏契圓曰居良而首出者倚屏峰
也余曰諸大峰率如屏何獨此峰得名契圓曰大
峰之名有六小峰之名有五著名已久皆先師之
傳又其西二峰一曰紫霄峰上有秀士壁次曰羅
漢峰上有居士壁以其所肖得名也又六峰之外
其南隱然者土民呼為撲猪嶺又其次曰熨斗峰
諸峰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石壁數千尺回還連
接巖巖峭翠雖善工亦不可圖畫予留觀凡五日
不欲去且知惟深之言不妄又嗟數年之間居處
相去方百里之遠絕勝之景耳所不聞對惟深誠
有愧色明日將去惟深契圓固請予留題予懼景
勝而才不敵不敢形於吟詠因述數日之間所見
云時三月二日謝良佐論語綱領記天下同知尊孔
十五日也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
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
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
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

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
無是理君子于此蓋闕乎蓋溺心于淺近無用之
地聰明日就凋喪雖欲讀之固不得其門而入也
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
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
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
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
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
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倘以童心淺
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牙
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
笑以言餽之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
貧賤而耻惡衣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
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于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
躓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海爾
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謂回不脣師書紳為至
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
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
是書遠于人乎人遠于書乎益亦勿思爾能返是

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
 為嬰兒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
 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
 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未必
 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于讀是書也
 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于心必能體之于身矣油
 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
 自知而已豈特思慮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人
 與書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
 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
 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
 體與鬼神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
 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
 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小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倘以此書為可信則
 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
 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
 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不與二三

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曠聖人
 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
 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
 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

朱熹增修謝上蔡語錄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
 語錄三篇未及脫稿而

或者傳去遂毀木于顧上愚意每遺恨焉此因閒
 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
 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
 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于何人也
 後籍溪胡先生入都于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氏表
 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
 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
 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
 推高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自
 相應之語蓋亦畧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
 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
 已者焉因書以自警耳示讀者使無疑舊傳謝先
 生與胡文定公平東今并掇謝上蔡祠記謝先生
 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

字顯道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與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劉君訪其遺跡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為學既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常懼其一旦民沒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于予心者予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記

金玉庭筠五松亭記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臥龍嵒峪為首天平為脊黃華為脇魯班門為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

之佛洞天平之道宮今為墟矣惟嵒峪寶巖寺為獨完寺剝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輩為禪若鐘鼓清新林泉收色始為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敞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番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桷翼然出於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透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巍堂修廡隆樓傑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翬然嶄然率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功獻惟大略皆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即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

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筠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為記吾於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尚為之輔之燕人名劉文饒修彌輔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德觀記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臺基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也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豺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

風后力牧以為相勞動心力耳日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士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白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曰茅間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歷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倦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僊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下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帝之僊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為誇誕者邪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岩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為鵬崖之觀移而置

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即
 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僊之像
 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為記予既為
 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荅之意與黃帝所
 登僊之道使知莊氏之言
 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元楊奐汴故宮記

巳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
 吏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

無以考為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
 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
 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
 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
 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
 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
 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
 曰精門左昇平門於其東月華門在昇平門居其
 西正殿曰大慶殿東無曰嘉福樓西無曰嘉瑞樓
 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
 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
 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

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

近侍之東曰嚴祇門宮中則曰撒令門少南曰東

樓即殿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

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

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

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

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

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

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

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祇門

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
 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
 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
 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
 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
 之南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
 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

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
 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
 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
 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
 聖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
 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廢局尚廢
 局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
 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喜瑞樓西曰三廟正
 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
 之後宜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
 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堦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
 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飾則無有也後之人因而
 損益之以求 **薩天錫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
 其彌斯可矣 **薩天錫龍門記** 許有兩山對峙崖石
 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
 伊闕即此兩山下石鑄道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
 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
 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為大

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釋迦
 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
 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跌坐
 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毀
 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其耳其手足或
 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
 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嶺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
 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
 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剝作似非出
 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
 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
 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
 聖人生自王公為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
 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
 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
 空曰寂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
 財殫入之力鐫鑿山骨斷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
 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
 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
 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

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謎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為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入寺歸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繙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彌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略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人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內

劉驥安陽河記

大元彰德路總管王公下車幾二載以地廣民夥政務旁午而治內各山水未嘗一游歷良久不暇也夫相在河朔為大郡而沮水於相為佳境且四方士夫過是邦者必窮探徧覽况視牧者乎迨丁卯秋九月既望天高氣清川空野靜百工將休萬寶貴成寔農之隙也遂與參佐數騎出郭門西行

一合岡勢稍陂陀又六七里迤邐路轉而下小川忽半辰中有一谿涇水也其流深碧可愛尋見居民夾岸廬舍相屬蔬畦竹塢上下碁布宛然如畫昔遺山嘗謂絕似玉溪此語誠不妄亭午小憩於長春觀少馬渡水公岸而西又行二三里樹木漸幽深兩山回抱潺湲一泉感沸出於其下水聲活活足以洗慮而清襟遂置酒泉上見鳥飛魚躍巖姿洲景一時會於目前想亦造物之有為也公喜甚乃舉觴顧謂門客北燕劉驥曰子盍記之愚謂茲水名曰涇混混晝夜不息雖久旱而不涸析流而東遠近溉田千有餘頃民所賴者多矣非其間有神以尸之能如是乎况自我公蒞政以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諒其神必有以陰相也是則可紀以傳於不朽衆皆曰然於是乎書

許有壬游林慮記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觀郡乘載柳仲塗居湯陰聞僧惟深言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明日夙興拜韓公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僧紀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以

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小酌遂行
 林州知州李祐之述於諸翟晚至州宿萬安寺丙
 寅謁廟學游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行十餘
 里至其麓皆小石澗漱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
 高寒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
 聲於灌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峰益峻壁益峭
 澗益深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
 人應接不暇澗皆盤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
 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旋碧喧逐飄灑其緒而為
 泓者清澈如空織芥可見寺相近屏障益奇亂石
 不可騎過盤石道右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
 里至寺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事某
 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盡
 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憩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錘剪樞翳掇碎石僅能投足
 馬不能負人且不能登涉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
 步又下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
 如練于半天騎雷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焉峻坂
 微徑亂石犖确如梯而無級膠木交錯攀蘿挽條

尺寸而進賴健卒曳紐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
 封禪記所載登太山事此近似焉問僧至否以僧
 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始至有石突出如屏四
 向無所連著其高如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盤石
 疲甚坐其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懸崖飛
 白如澗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
 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冰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
 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
 數爵諸生暨從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徑迤邐而
 西而北坂極險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
 移栗栗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而望之目力
 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而疎密勻整自崖而
 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百丈其澗百餘尺光明透
 徹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逆珠簾者也負崖坐石
 久之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崑坐數十人簾之長
 又過於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巔至地時如團雪
 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
 狀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
 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細草皆
 為清水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筍或披踈如珊瑚

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掛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挂鏡臺幾百丈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天掩又不知幾百重也始坐盤石疑水簾之小蓋遼遠空濶掩映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觀人之循來跡而歸石間多蘭臺上石墜於下者皆為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盤石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冰列於前清泉冷冷非迫于暮不忍歸也復延子敬同至墨灶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真元癸酉歲所題文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箏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脩觴題詩于東壁而出至嶺峪東二里餘支提龕琢石崖為之有開元十九年蔡景所撰碑刻甚精寺前流泉惟石不減黃華寺有巨槐陰地數畝山門有自松皮葉皆異磚塔嵌張商英聖燈石刻聖燈寺在西北峰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懇拜禱則

見商英而後見者多自矜必刻石以紀近年元遺山亦有詩紀之和叔云某官甚不瀝人望亦嘗禱而見之余服其言清泉瀉澗循數階而麗歷石磴至方丈望五松亭方丈西有盤石王氏所建二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柏路甚險登之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井底坐六風急始徹翅而

明周叙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

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間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柏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一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撰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崗嘗出毒霧為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

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
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緹
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
良村王庸家自輩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
轅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一關名寧嶺老卒
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所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
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
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
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
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
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
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嘆曰
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
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者若此其學詎有不成
者邪因觀歷世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
御製達磨大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
下文字又向西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
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卜
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
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磬鳴聲上

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入里嶽有惠可庵
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
甚能言相與論辯壘壘亦自可敬飯畢放行逾十
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滿路
循深澗澗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
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塗者索
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早曠而赤色者南方
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
赤童子山又行十里憩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
會善刻元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遊偉可觀
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
十里明日出晚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
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
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
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壘綿長數
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
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
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印南像丹靑刻落
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
以石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筆最奇壯字體雖甚勁

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榻以考其
舊既出李具酒飯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方
丈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
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
遊嵩陽觀觀人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
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
下次者亦幾三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
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
不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
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
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
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澗澗尋崇福
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述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
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殿
於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
今惟九里池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
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
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
鑿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為丘
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

與天地長久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
有時哉升高以望遠則箕穎諸山隱然如畫追想
巢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六峰綺錯高插
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
然若御瀛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啟
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在誕不經極西有法王
寺亦名刹殿宇頽圯惟浮屠巖然南下則有周公
測影觀星二臺廢圯北顧嵩高二十四峰舒奇獻
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
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
寒頗不憚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
以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於簡以
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
公俾想見茲遊之盛一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
好遊者之故
李夢陽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峻
實云是為記
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
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按歷汝而游
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
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

可
有
直
下
藝
文
卷
之
第
四
日
一
二

吾洛定郊土圭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
 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
 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
 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
 也譚子曰徐紉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
 風者何也譚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
 大乎夫天地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
 神於風故颶颶乎莫知所從颶颶乎莫知其微
 故入物而物不知其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
 幾微故入物而物不知其知其行疾徐故其入
 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瘡腴純駁性隨之
 矣性發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
 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
 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
 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
 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擯惡泐澆而
 培淳迺純以勸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
 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
 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
 動歎叩而不

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
 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
 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士猶古之士也昔
 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
 死麕歌嚴也於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
 患乎非特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二君曰美哉崆峒子之言風也請遊輝縣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諸監察以名其亭予當正德
 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
 山降觀於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於
 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
 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
 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
 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
 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祀
 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
 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
 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
 三寺各當一奇有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
 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
 矣蓋虎豹之窟而魘

魁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
 慮土黨而盤山路石呀呀嶄嶄行若登天然過此
 豁然曠然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
 源焉三湖有巨竹蔚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
 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
 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
 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者邊寺磽
 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碑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
 墾之租其入率斬茅菅阻巖崦為聚落煙火裊裊
 相雜也輝縣產魚稻借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
 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
 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
 馬行憫不即至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王教遊安
 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樂窩記

方侯以余過其城甚歡慶且曰君子至於
 斯者未嘗不訪夫蘇門余曰諾侯乃率賓

從具樽俎為百泉嘉會感今憶昔邈爾與懷非徒
 曰賞心樂事而已酒既行出遊山於是鄉貢士郭
 君瑞甫王君澄甫乃亦從余度泉源循山麓聯鑣
 履曉凌高眺遠憮然欲御長風出塵表遐想大觀

未能即遂也相為依沿雲崖迤邐北下約轉折纔
 里許得邵子之安樂窩入其室瞻拜其遺像焉雖
 疑非故址然而窩之取名寓意寔大則又三致稱
 歎云舊聞此窩之在當時亦惟繩樞甕牖環堵蕭
 然不如今之祠屋煥然足稱華居也堯夫則安之
 樂之可以規其中蘊矣天下之安土者樂天厚望
 於世必多怨尤是故安則不求於樂而自樂未有
 樂焉不本於安者顏淵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皆隨寓而居不安以故浮雲視富貴用則行舍則
 藏無一日非樂堯夫之安樂各窩知非外徇精蘊
 在中蓋有取爾也九京孔厚往哲難作孔顏所樂
 遺書足證仰而邈求亦曰安仁而已矣樂天而已
 矣求之無遠安土即是世人之忘其所樂滔滔皆
 是者不知安之為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為安素位
 而行居易俟命焉爾能由是則聖域可

李濂遊三

湖記

人為言曰河北諸名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

三湖信克勝輝縣山水固勝而惟三湖遠與為尤勝
 矣今年春始克來遊聿償夙願云於是作遊三湖

記藏諸山寺以附昔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
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巖嶽而中悉平疇煙林
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
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
呼為北流河或者乃謂侯趙川無川誤矣然遊者
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八盤山極危峻
石磴及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不可輿處則
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兩崖頗深峭若較諸
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為易上矣余晨出百泉
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頂之至中湖
寺岩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瑟
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
簫竿籟心神蕭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
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闇與常
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
山頂忽昏闇無覩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
歐陽公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
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
中湖僅三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
弗及乃若各當一峰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

中湖寺建於唐中和二年南北湖寺則元至正間
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中湖
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卧不成寐乃秉
燭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魏李
公夢陽寓汴嘗往遊三湖歸為余言中湖之盛殿
宇壯麗煙火稠密僧徒數百人歲穀餘裕則乘騾
馬距今三十餘年矣殿閣傾圮廟廡毀廢僧死徒
殆盡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謀夕余惟問其故僧撫
然曰北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邑長吏
繫僧完其逋坐是夫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
林廢興寔物理之常無足深慨所可慨者徃重而
上莫之卹民咸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
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不可不亟為之所也詩曰
不測於位民之攸暨又曰瘼此下民不殄心憂鳴
乎安得不懈於位之君子而遊百泉書院記
為之憂則民瘼其有瘳乎
泉亦亦流於淇又曰源泉在左斯蓋謂共城之百
泉實衛源云共城之西北七里有山曰蘇門山一
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
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晉孫登宋邵康節元許魯

齋姚雪齋於菴王鹿菴秋澗耶律丞相竇學士咸
遊寓於此余自束髮慕其勝屢欲往遊不果乃今
歲之暮春膏車西邁逾二日止百泉書院肅謁先
師像遂登蘇門徘徊嘯臺慨焉懷孫登之爲人史
稱登居蘇門之士窟中好讀易常撫一絃琴阮籍
徃候之與言終不答退至山半聞山巖有聲若鸞
鳳乃登嘯也嵇康從之三年不言臨別康強之言
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
識真所以全其年味斯言也其善體易者邪傳曰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登之謂矣僊人巖在蘇門之
巔有僊人足跡巖石上刻大字三曰僊人跡下肅
臺迤邐西轉約半里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
康節范陽人勿從父古徙共城父語之曰若知孫
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乃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
居曰安樂窩布裘蔬食弱鬢以養父而李之才適
攝共城令遂授以數學後人於此建祠專祀云出
安樂窩東行南下入三仙洞洞高一丈許內塑丘
劉譚三真人像乃其修真處也或以是爲登舊居
之古窟誤矣降三仙洞遊集僊資福宮寔書院之

左隣乃蔡氏園址也而書院西墻下有古白楊樹
十四株高出書樓之上大可蔽牛蓋數百年物也
過古白楊樹爲思親亭在蘇門之麓百泉之上昔
許魯齋寓其城日時與諸門人遊眺於此厥後子
師可爲衛輝路總管思之立亭門人白棟撰記刻
石亭中過思親亭爲衛源廟以百泉爲衛水之源
也廟創於隋世稱靈源公殿曰清輝郡邑之得名
曰輝以此宋宣和間封威惠王元加封洪濟威惠
王至明朝洪武初釐正祀典改稱衛源之神有司
歲以四月八日致祭禱雨輒應廟中諸碑刻具載
唐宋以來褒封之典而所謂聚遠亭耶律丞相祠
舊在蘇門山上今址廢歛余之遊百泉也輝邑令
郭淳設宴泉上以候旣登蘇門遊覽畢乃赴席於
涌金亭亭之正壁有蘇東坡書蘇門山涌金亭六
大字宋元暨至明朝諸名士題詠甚多曰涌金者
泉仰出縷縷千萬窠滙爲巨池池方廣一頃餘水
泠泠澄白日照之閃爍如金故名中有菰蒲荇藻
魚蟹之饒埽涌金翼然而相對者噴玉亭也亭中
有石碣刻靈源二字是卽俗所謂聖井者而看
花樓乃在涌金亭南池中當盛夏蓮荷芬郁翠色

上浮扶疎葱蒨今改為穠翠亭穠翠亭之左曰洗心亭右曰雲橋寔為中流勝槩薄暮移酌穠翠亭坐聞棹歌漁唱於蒹葭洲渚之間而泉流觸石怒響作噌吰鏗磬之聲晝夜不絕余倚欄四顧波光接天沙鷗水鳥飛鳴上下者殆不可數時春雨初晴岸草雜吐酒酣起舞逸興浩發於是援筆賦七言近體二首五七言絕句十首書諸亭上而又總為一記以識歲月第愧才思蹇鈍筆力萎弱弗足以揚休山川同聲往哲聊以紀一時之遊而已時嘉靖己巳三月晦也

翁大立百泉

種樹記

嘉靖己酉初夏予校士至百泉環泉皆古木也少倦即憩息焉予性喜種蒔而視土又宜木迺思為郭橐駝事矣或言夏月恐非宜予曰天時不如地利此地泉甘土肥無害也於是命侯吏移梧桐二十餘本竹數本植之書院前檜栢椿楊榆棟桃杏榴棗諸木視隙地即植之旬日而去踰年十一月予復來校士顧前所植竹本蔚然茂矣迺召諸生語之曰昔陽貨問樹木於孔子孔子曰樹桃李者夏得其蔭樹蒺藜者秋得其棘孟子曰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諸生子

所樹也將為桃李耶梧櫟耶予何楊嗣昌錦屏山

記 雜水自西而東將一線道界破平蕪北則却山如魚之暴腮沙際者其形東西長倍南北者五而西之北稍副焉城之南則錦屏山也高有十餘仞

長若度城而擁之其質石骨而土膚膚骨之間毛髮森然立者數十萬株栢不知其託於膚與骨也

視其面有窪窪焉隆者如指輪窪者如指縫視其巔有低舉舉者圓或如螺髻削或如椎髻披散或

如墮馬髻低者如自頂度眉如兩眉中交不連而

斷焉視其身則千百疊也通邑居之有其全於邑

者析之家有數疊欹者有枕側者有路端正者有

背負而轉面相向煙雲供養復無端崖此錦屏之

所以名也或曰前山如錦後山如屏登山之道西

山城闔折而南溪流映帶兩山石壁如門門之內

仰挂又恐并州無此剪也亭之前北望太行芙蓉萬朵農如滴翠又若千鎗萬戟整旅東行目盡意不盡自此以東清霽可見洛城今皆隱焉然邵康節之回頭不望洛陽山正錦屏作也亭之西三鄉女几掩面行雲其西北連山羣稱熊耳又有孤峰轟轟於天拄撐以為關中太華不宜迫露如是當是新渾近地而不知其名可惜也是日向暮大風制人飲數巡而下楊令四重壺關人姚廣文遲秀永人也相對深談王屋紫團徑山更自奇勝相奪人生足目有限雖復青山白雲不能獵取隴蜀何况其他反署不眠

皇清薛所蘊遊月山諸山記

戊戌九月朔二日出郡城十里渡丹水由西張

店稍折而北循清溪穿密樹按轡徐行至閔家曲蹙憇小莊柴門草徑纔可容足疎籬樊圃碧流環其外入耳潺湲聲不絕圃外綠竹掩映青靄四布顧視居人如在煙帶中稻實初黃問以青芋蒼翠逼人以為得未曾有復上馬行經關王廟至大梨園中間不二三里一村茂林流水相連亘不斷合遠

綠竹門對清渠家家堪入圖畫至此如食蔗漸入佳境矣迤邐北更踰巖聚落抵陳萬村巨竹干霄密比如長廊杲日之下常疑有雨氣撲人衣袂秋柿實纍纍如倒掛珊瑚沿溪草木不能遍識而竹林鳴鳥關關似耳不經常聞者又五里至許梁更五里至中道樹色水聲與陳萬村同而修竹更多長廊蔽日視陳萬村自溫連床促膝推窗對竹墅適年友任孝廉太行至自溫連床促膝推窗對竹墅適年友談宛在武陵僊界翼日初三杖節遊月山寺太行偕余侄龍生四兒穎生先遣待余由清化鎮北行至則親申鴻臚華明謝翁暨其孫茂才羽君攜酒肴共登眺寺為金空禪師創闢踞形勝衆山圍繞周匝如天生梵城環山谷相以萬計讀碑文禪師左泥以彈弓射之所中處則相生也結構弘敞層累而上凡數重最後傑閣聳出憑欄南望中原在指顧中迴廊曲洞遍崖谷間晚暉迤麗備極名勝余嘗遊京師西山以為碧雲壯麗香山幽秀此差似之而登閣眺遠則二刹所不及焉但漸見頽廢寺僧寥寥據僧言舊四十八門頭逾百衆因里甲為里相率逃去故至頃地夫各新中衰良可惋惜而

山僧同里人充徭役似為未宜余題詩有愁聞釋
 子語徭役及空王之句誠重有慨也此出見新勒
 貞珉紀今明府孫公免雜差堡夫文真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者但須除豁里甲則永釋重負是在長
 民者一推廣之爾是日旋中道初四范封君成初
 杜太守寶非相招重遊畢孝廉鳴鶴亦持酒榼至
 謝鴻臚祖孫仍留寺內相與更探諸峰奇勝薄暮
 復宿中道村墅初五雨越一日初六入丹河口觀
 十八堰水源處水石相薄山谷響答稍深入則石
 溜激射水磨以百計磨山木為香料湏洞翁匿如
 乳雷噴雪相對聚語全不聞人聲亦奇境也渡板
 橋而西次萬善驛宿社友于衿衛美之綠雲齋詰
 旦遊水峪寺美之同其介任允茲茂才持酒共飲
 蕭孝廉醉樂石上孝廉名永命郡才人也萬曆丁
 亥間讀書寺內見巨石橫澗中水流其下坦平光
 澤可環坐四五人把酒踞石醉而樂之因鐫題數
 大字字畫遒勁遂為山中勝蹟余為諸生時亦讀
 書此寺寺幽折過月山而結構稍不及寺僧出迎
 多不能識認大半後余入寺者而一二舊習黎皆
 皓首蒼顏無復昔時容貌頽余自視龍鍾不知林

巒如何訕笑讀北山移文能不增愜晚仍止萬善
 約次日西遊雲陽寺重九佩萸登高紫金壇初
 八復雨不果行山靈其有以拒我乎冒雨造返真
 夫行泥淖中趨起若不能前比至舍漏下二鼓矣
 憶余年少時常有志山水竊羨向平婚嫁畢長遊
 五岳乃僕僕仕宦間緇塵撲面逾三十年老歸林
 下始着屐幽尋近在百里之內者輒不知佳勝如
 斯矧其遠者奇者今又以五衰相逼無躋勝之具
 海內名山水恐竟不能多寓目 **遊雲陽懸谷諸山**
 噫嘻塵俗之羈勒人也如是夫 **遊雲陽懸谷諸山**
記 戊戌九月余同任太行行亂侄穎兒有野王行塢
 壇先一日大雨如澍遂不果行私憾山靈有以拒
 我今已亥九日決意杖藜往初六巳刻太行至自
 溫吳中汪介人適館翁園登高能賦於山水之興
 更勃勃不能自已遂同三弟空如初七午後行夜
 憩環封掖莊詰旦劉紫支茂才來涉溟水而北經
 栢鄉鎮諸君稍前余過訪揚子玄宗伯亭午抵東
 鄉邨之太虛觀食食既北渡沁薄暮至山下紫陵
 紫陵者唐縣今為大聚落至此覺嵐氣撲人翠色

可百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二 五

欲滴矣親申趙生雲程治具相款霑及僕馬為誦
 少陵白飯青芻之句質明請山麓紆回而上入雲
 陽寺兩峰對峙如屏一礪宛誕連寺左而前茂林
 叢蔚若綠毅遍布煙雲滿眼已自咄咄稱奇余有
 詩介人亦有詩里許忽平地數武殿三楹祀太昊
 伏羲氏至此少休更折而前仰視路出雲際一峰
 突起當前疑寒逕無隙可入者比緩步登陟透迤
 盤鬱之中忽劃然開朗眼界為之頓豁遂題詩有
 磴轉礪通明之語於時白露為霜柿葉深紅藤蘿
 蒼碧胡問岩壁陡削如畫家斧劈皴宛然李唐一
 幅秋山圖也踰礪燭香鑪三峰歷數百盤闢石為
 洞約三四龕供靈官觀音大士諸像石坪丈許可
 憩行人稍饑渴楊茂才承如特陪行携壺盃常隨
 脚踏坐石上相與飲啖登一天門漸險峻過仙人
 橋閣王鼻凜凜生恐怖心復踰重門大抵愈入愈
 險比至巔息喘喘不能定稍蘇石磴間乃起謁神
 拜跪幾不能勝倚筇南眺黃河依稀如帶太少二
 室若伏首揖遜者余詩曰千盤嵩室三花小九曲
 河流一帶黃誠目前實景云暮還宿紫陵雨竟夜
 詰旦微雨入仙神口煙嵐變化巖壑崢嶸勝昔人有

云山色空濛雨亦奇者良非虛語乃竹雨中看山
 詩仙神者在紫金壇西洞中夾礪諸山皆高極雲
 際此一川稍潤平廟祀南岳魏夫人香火甚盛而
 境界無大奇特獨是清溪旋遶右偏水石相激琳
 琅聲如笙簧迭奏頗足娛耳殿後平地矗立一石
 高大如廣屋端嚴可敬後半一罅穿透更奇土人
 傳為魏夫人金簪界破迂誕可笑而予上構一小
 廟妄謂夫人梳粧樓巨石為之不韻矣越澗西北
 迤邐行為澗澗寺兩水交會蒼叢匝澗洞飛雪噴珠
 致甚佳而山路亦紆曲蒼秀及抵寺一水自遠山
 來從絕壁一線罅中琮瑋而下瀝為方池大兩席
 許澄碧如鑑石文隱現樹影橫斜引之遍寺以內
 可沐可灌回環殿廡厨竈間山椒多梧桐冬青
 白檀樹有逾合抱者任僧云桐樹折枝插地輒活
 誰謂石山中有此佳土脉哉亦奇矣未刻徑探其
 谷其正路由山外入谷中較少坦虞途迂抵暮崇
 克至劉紫支指山後一捷逕可攀援而上眾唯
 鳥道盤空不三五步一轉路盈尺下臨深壑日顫
 膽搖足蹒跚不敢前同行者皆心悔然進退維谷
 健僕扶掖而升將瞑始造其勝處一徑旋轉少平

藝文

須臾峰巒聳出峭絕如削竹樹青蔭山色水聲變幻不可端倪同人乃頓釋悔怖咄咄稱奇曰不歷羊腸之險安得即觀此上方仙界也哉又歷數折高壁出天半似巨靈手劈五色暉映倒懸若覆下藏佛閣風雨不能及訊此地初名真谷宋人改爲懸谷摹寫山形畢肖意義甚奇而時人有訛懸爲玄者亦未顧名思義耳古石洞二北洞鑄大佛像甚莊嚴壁刊妙法蓮華經全部字畫遒勁石晉天福三年遺蹟也南洞鑄小佛像千旁各書佛號極精工士著一莽子矜欲居避寇輒鑿壞可惜果有如佛經地獄之說詎不休然可畏也耶南洞口隋碑一隸書蒼古亦有法度惜半爲土垣所掩不能窺其全豹餘皆宋元人遊覽記姓名無可觀者岩底一泉幽邃莫測其際鑿小石渠通引而下盤旋如蛇逕聲淙淙不捨晝夜灌竹木折入深林密菁中莫窮其所止一僧獨居行甚苦其先宦裔爲富賈一旦敝屣棄之隱此谷穀食一切酸醎滋味皆謝絕猿猴虎狼馴擾不避得此僧住持雅與名山相稱夜宿石室厥明十一盤桓近午始去相與歎羨以爲生平得未曾有汪介人曰吳中諸山無

此幽異若虎丘膚淺直培塿視之爾而名震海內者以文人墨士多爲之標題而揚揄故也嘗讀柳州馬退山茅亭記稱美不自美由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滿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斯不易之理故愚溪乳穴鉅錡潭之幽以子厚有作至今特著天壤間獨恠韓吏部近在百里之內盤谷以送李愿一序艷傳古今而獨無一語及茲谷豈遊屐未嘗一至夫非山靈之不幸歟傍谷又有寺曰臨川聞亦幽折可遊同行者倦于登臨遂謝去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古人引以爲憾余於茲遊亦然午後詣枋口觀袁大司馬及濟侯史公所鑿洞渠服其利賴之大且久曰功真不在禹下權舟湖游摩娑韓文公鐫詩處字多剝落不能讀獨宋文潞公一詩存兩山相對如門風颯颯若箭枯激射凜乎其不可留也登岸行漏下二鼓至馬頭莊止宿晨詣盤谷尋李愿隱處不可得止有廢佛殿三楹周垣頽敗荆榛塞道幾不可行亦不見有泉甘土肥所在介人紫支舍弟同探奇險遥望山陰崖谷奇勝以爲愿之所隱或在是而後人建寺山半取其近人而已如果卽寺也坡陀淺露愿何取

焉而退之爲文亦必不如是咨嗟嘆美侈其詞而
媿媿不倦矣出谷三里牧童指引李愿墓所夫愿
歿後千餘載矣猶能令樵夫牧豎識其姓名墳墓
文公一序之力也不則與荒山草木同腐朽耳乃
信文章之權有獨尊哉夜仍宿馬頭十三早起舍
弟偕介人太行紫支牛回余如濟邑晤辜敏思明
府段王屋司空劉蘇門侍御道經盧仝茶泉司空
園在焉因名盧野地既勝結構亦有致是日任司
空書舍杯酒深談夜分始寐侍御暨司空弟蘭堂
皆召飲十四辜明府肆筵瀆廟觀濟池廟宏麗達
邃昔曾遊者今漸圯池則泉源混混如故池前廡
下有石碑紀宋時懷人李繼安傳書龍神行雨一
事頗涉語怪肖繼安及接書夜叉二像卧一石干
前似附會者然以于令升搜神劉敬叔異苑所載
諸異聞如龍女避灌壇令等事推之六合內外何
所不有或亦不可以常理非之乎因與蘇門訂來
春天壇小武當之遊聞其崎嶇倍于紫金壇余早
衰兩足漸無力雖造涉奇險興致不減謝靈運而
趨捷遠不及伯昏無人未識可叩天闔而凌雲高
嘯不使蘇公歎二客之不能從焉否十五日旋合

園檢奚囊得

鎖水閣記

孟於古爲河陽地津渡黃

詩十有四首
初立州焉置使建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
起輝映往牒自金大定中剝膚河患徙治今城明
易州而邑稍衰落已據形家言紫金右峙虎煞居
勝左隅青龍遜強處弱且大河東逝洩水遄奔開
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盡其然乎崇禎庚午
後吏部郎滇南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爲
邑令澹靜慈惠民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
東南五里其地宜閣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傑
構巖起高逼霄漢翼如巖如南帶濁河東襟渙水
勢若環鎖龍矯其首虎戢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
然侯乃置酒落成顧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
崛起彪炳豹變鴻漸鵬搏翹首可俟且計日當有
人翰林者若繼此續建連亘城隅盛不可言幸記
斯語留爲左券甫踰三載余乃備負節選自是科
甲接踵文明大啟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
討精微言猶在耳信而可徵借寇難輿興兵火連
綿足閣也倣如魯靈光巋然孤峙爾先是工初告
竣余方宦遊他所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

為操觚順治戊戌解組侍養緡閱舊志乃見斯文
 建閣之義叙述未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起人
 才在師儒教化與斯人自為發奮文章德業勉而
 企及豈徒乞靈地形而宅鎬考卜八百肇興姬公
 營洛亦於陰陽所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
 存未可厚黜後之為師儒者觀斯閣也謂邑實生
 才益昌明教化以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曰吾土非
 故不靈者爭相切劘以交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
 聖賢豪傑道德功名超軼前代昭茲來許益徵李
 侯之言信而斯閣之建所關不甚弘遠哉閣高五
 丈尚文昌帝君像於其上維邑之望云
王鐸游金門山記 北里村在
 如鴉首大數百頃環塞之南為玉笋山給諫張王
 調數世居此山高切雲霞而形為連珠堪輿所最
 貴西南山逾厚四五里莫之既樵人漁父似桃
 源與外隔招待御刑舜玄騎馬十五里渡溪水馬
 不涇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出力以爭勝于
 西北峰路旁大石如牛馬又渡溪水抵金門山麓
 竹林外人煙藹藹十餘家乃段氏也余與玉調賈
 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

舜玄登半拾石華一狼從石壁避余入東高峯其
 上黃帝時伶倫造管竹尚餘數百竿石佛頽破屋
 無僧雨忽至日銜山尾螢輝坐人衣段氏餉余騷
 客曹陽虛亦至即席限韻酒醉呼曰佳哉此山幽
 邃宵深造化者秘其靈奧深奇之處私厚我輩嗟
 嗟一登翠壘煙雨來奏况於深入而久居之又何
 知夫一切羶 **梁雲構烏蝗紀異** 當丙午之秋蝗蝗
 畏之途哉 突來飛蔽天日過
 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父有生八九十未嘗見其
 異者所食禾黍畧盡及辛亥再罹其患雖捕之者
 授錢授粟而猖獗彌甚既糞汗邪削如也遂寧陳
 侯以是冬始受邑符乃效青州故事開倉哺之民
 用是以無憂間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畿
 愈張鋒愈迅所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聲震
 原野蝗方抵蘭忽有羣鳥結陣待之蝗方會食鳥
 輒怒飛而起利距長喙慘如刀砧蝗之歿于搏擊
 者可什之五被創者可什之三垂翅而遁者可什
 之二鄰郡皆苦蝗獨于蘭無犯鳥寔有靈然有以
 召之僉曰侯之力也即以方漢渤海諸君子何多
 讓焉一時謠頌遍作旁及隣郡皆詫其事而竊有

詠焉余彙之得三張縉彥白鶴觀仙蹟記白鶴古百篇因書以紀異始自何代相傳宋政和間仙人劉海蟾經過飛篆聖壁之上今石刻炳然望之如龍翔鸞舞者是也先生丁晉季之亂往來燕秦間投簪辟穀葆真服氣去而上仙一時游歷多有異跡北方之人雖見童女子無不知海蟾者然先生去今千禩矣事傳疑鮮所証據無論矣即如石旁董賓卿所記白鶴觀謁知事崔重微且金皇統去宋政和不過數十年耳縣令王廷宣石碣乃謂先生避秦焚坑之患隱其名而道號顯似先生名字不傳于世而為始皇時人矣塑像蓬鬢環耳怪陋異常絕不似貴人黃冠氣象下有一蟾仰沫吐珠又不知取何意義無怪乎世人之訛稱也余低回其下悚然久之夫仙字去今方數百年已為手指模畫漸成細淺而石旁題記數字又磨滅不可全識再經千百年有與荒烟斷草俱歸汗漫之鄉耳可勝歎哉余于是詳為考稽如晉史列仙傳左編文獻通考三才圖會諸書得先生身貌任籍學道出處頗具乃為鐫像紀志以示問奇者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晉有陶隱士東籬笑傲不為斗粟折腰跡其排源詩記飄然有凌雲之氣先生啟履功名掛冠遁跡寧獨慕紫雲青苔哉去燕適秦蓋其寄託遠矣其志尚則亦淵明之流亞與若夫至人天隱其大地隱其欠人隱先生化氣成鶴齊萬物一死生天隱之隱抑又未可量也榮祿者身之災也聲名者道之賊也逃祿匿名混跡塵世先生固以此成其隱耳然則謂先生蓬鬢環耳恹恹異常可也謂先生名可也謂先生蓬鬢環耳恹恹異常可也謂先生名海取精蟾蜍亦可也凡若此者皆天隱之極致先生之實錄若夫神篆飛空偶然相涉此呂依水園公偶傳丹篆千年術耳豈足以窺先生哉記深綠遂為杖履破削矣余从躄澄碧既厭塵喧乃循泉源之尾得之吾邑衛水之隩其流環郭而北數十里可溉可汎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構以薄雲氣乃掃穢鋤蕪為依水園園抵水小具一亭柳湖我以青陰草茵我以軟煙開楹一望對翠嶺而延霞漪几坐間煙波反覆焉王覺斯先生見而樂之顏之曰水龕龕之趾列竹栢桃柳木槿芙蓉

數百株東穿曲池引衛水入之魚得蔭焉池之旁
起侏石疊峰複巒漂浮水面坳處有土洞深數尺
日雲浪洞上架小橋以通桃山桃山者池上浮土
積而成丘取北山亂石雜之蜿蜒麗魄高深之致
豁如也稍東有亭曰撫嵐左右林木籠蔽亭獨疏
遠老杜所謂開林出遠山恍惚見之亭之外以瓦
成垣野翠天碧玲瓏錯落北望花樹如秋月窓紗
不知塊壘之在眼際也水中有畫舫具茶鑪酒罏
載漢書唐律數卷春雪初融卧聽撒網聲颯然
秋濤怒生噴薄拍岸驚飛衝沙雁寒聚浦上汎橋
口下汎馱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余得勿犯
耶岸拓半里蓄棗柿桃李蔓菁另繕山房主之北
望蘇門有如几案南開簾以迎旭晴雲舒卷水鳥
翻飛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
此室去水稍遠亦曰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
每當風聲吹葉綠浪飄緲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
在河渚之外也室旁有小室二南曠宜冬北牖宜
夏室初成至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城來夜宿忽
任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
園丁驚走告余急往祝之先生大叫索酒漿自勞

而趨觀者咸以為有神來焉西壁則以郭山人世
元寫松鶴配之脩冷之氣與蒼勁之風不復辨也
園去城數舍村民可至迺不為游人所賞千年來
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裏煙霞為骨
裏風月為致豈必絕塵脫迹哉終南之徑可塞北
山之檄尚在首陽非清柳下非濁若利害勞其情
得失移其慮即寢處蘇門百泉之間公和堯夫其笑我矣
李森先天下中遊記 戊戌
夏余既以言獲罪三書
天子哀其狂直復還官未幾遂有中州之命已亥正
月二十五日
陛辭就道過邯鄲黃梁祠見余被逮日壁間題詩猶
在因援筆更續二首純陽子讀之知余不作兩截
人當為一祭二月初七日抵磁州遂入豫境豫之
士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思所以無負斯役者終夜輒不
成寐首歷鄴下以太將軍駐牧其地遂趨漳上流
入林縣初閱萊田於民隱未甚悉登黃華山山舊
有主人學士王庭筠詩筆姿蒼勁余喜而和之觀
水簾洞飛瀑為域中第一乃大書雪濤水柱四字

於其上隆慮之勝盡在茲矣次由十八盤至輝縣
 觀百泉得衛河源隨登蘇門尋嘯臺遺址遠眺巖
 谷孫登鸞鳳之音猶隱隱出天際因憶步兵當日
 受旨達生惜觀火之言嵇中散不能用終亦不免
 為傷嘆者久之山之西即邵先生安樂窩有樓在
 焉余少憇如坐光風霽月中余悉紀之以詩次出
 覃懷至孟縣謁薛夫子戒余以
 天子命無容忽兩河之民未稔
 上意宜開諭之因得聞豫土所宜隨拜太翁于堂上
 太翁齒已踰耄飄飄若神仙子若孫環侍其側貂
 蟬掩映萬石君不是過也因題其堂曰三樂更為
 長歌以進歡聚者三晝夜乃辭去從孟津渡河候
 吏報曰此弘農界上也因宿焉次日大雨雪有士
 民擁馬首痛哭大呼曰宜陽永寧諸邑向以清丈
 不均人若羨沸今幸公來庶有以活我余愴甚衝
 寒策騎而馳忘其所為雨雪矣渡洛水至宜陽錦
 屏山直俯公廨雪光山色差足娛人以賦生疾懷
 不遑興覽溯洛而西走永寧悉得陶復陶穴之舊
 澗灑伊洛環注其間一望皆沃壤也父老為余言
 此廬撫者特洛川片土耳外俱石田不可以耕

民是以稱苦余見永寧蒼負繡野不下萬區詢之
 土人知有竹田水田川田之分其中為富族兼并
 民無所告始知昔之擁余馬而號呼者蓋為此也
 因思近山諸邑田賦未清者豈止宜永何可不一
 省視乃回轅復返弘農途中訪呂文穆故壑登狀
 元閣想見其為人焉南而望見奇峰秀天蛇蜒數
 百里者二室也薄暮雨澍不已宿少林寺秦槐漢
 栢俱入余遊篋中翌日遂謁嵩君廟勒詩於石次
 至密縣即大梁屬向之崇山峻嶺咸舍我去而極
 目皆平原矣密東有白松大十圍高數十丈翠葉
 歲澁皮色如瑩玉相傳為黃帝三神女所化此齊
 諧語後人吟咏遂及宓妃洛神事讀之令人作嘔
 獨吾鄉于鱗先生用子雲玉樹青葱真稱雅當余
 亦得而屬和之繼抵杞縣撫軍候於郊執紼而慰
 余曰余撫茲土缺澮是經余之職也不克殫厥圖
 乃以煩執事行且憊奈何余俛謝之曰今日之事
 事也朝夕敷歷猶思不勝以取罪戾何敢云憊因
 相與攢眉籌畫良久諸臬司來謁亦各以公慎矢
 駐節三日乃東指毫郡路出考城其邑令為余髻
 年筆硯友蒲伏道左執吏禮甚恭余悲故人之為

下吏若此其勤也留彼署中與數平昔幾達旦次日抵亳杏雨桃風非復兩河景色若無所容其荒度始信梁園自古繁華至今風物猶甲全豫獨念劫灰諸名士一時俱盡手把遺篇為增慨耳次歷汝南取道陳州謁太昊陵登畫封臺道人獻著草此為中州開天文字祖其西則子由亭四面匝水植蓮其中傳為穎濱先生讀書處余皆有詩紀之是日過夫子絕糧處俯仰遺碣慨思吾儒志天下馬足車塵遂至於此咏歌其下至為之流涕云越陳卽抵汝寧十餘里間士民蜂屯哀叫聲徹於天咸謂汝寧前此清察有司實朕我以逞有加無已何以輸公租行且無遺齒余遽止之日爾等毋過激乃爾我奉

天子

今人爾疆自當為爾區畫終不為爾等累明且

朝

蓋集學宮共相諮議以期得當地汝地也民汝民也但使荒不言熟熟不言荒

朝

無通田民無賠賦可矣亦何分於先後使爾等抱兩番有加無已之虞哉汝民間之羅拜道旁歡呼

朝廷

良法美意微公言之吾儕愚氓亦何所知咸思

鳥獸散矣留汝三日晤巡方使其商以其狀聞遵路而西卽歷南陽境行百餘里荒煙蔓草不聞

鷄犬聲昔夏初暑余疲甚忽見一古殿巋然乃漢

光武廟余進謁之殿前有二桐吐蕩如曳赤錦道士言此樹遭雷火萎矣數年之後復秀鬱如初

亦一異事門外一泉清流可鑑平地側滯人傳為

光武振倒井余自別二室目不接山容者匝月忽

有孤嶺在前詢之知為小武當卽宛南界遂渡白

水河弔真人遺烈宛郡向為寇據血吾宛人幾廿

年沙塲惟聞鬼嘯張大將軍手芟荒蕨毆兵徒而

耕之遂開府其地以故彼方民一兵九所見皆堯

釜南陽從來不可闢於今日益信余為陳

天子意諭令以所闢土悉入王會大將軍悚然曰吾

廟

武人僻處遐陬不知名

議

如普天王土敢不正俱以應我公首墾之令

於

是兵民始帖然無譁事竣歷卧龍崗造諸葛廬

有

殿三楹書淡漠寧靜字以額之因謀北還沐從

者

言東道紆不若走南召較捷但山深徑仄不可

以

輿余於山水興復不淺遂自石橋入南召行百

餘

里皆盤旋於千巖萬壑中幽峰夾路古樾蔭人

丁

南

志

藝文

卷

之

四

十二

三

四

如張蓋叫鳴啼狄之聲不絕于耳古所云鴉路者是也
 至翠峽透迤一步即生一折其數蓋不可得而紀也
 所得詩最多猶未盡茲山之勝嗣是又望見二室
 始抵汴坐省署中檄各郡邑有司以其圖冊進用
 成命暇中諸憲長邀余遊周藩舊邸山亭與廢今昔
 不能無感因哦二律計余從鄴城以至省會所歷
 八府各州縣驅馳者三月共程四千有餘里是役
 也

君命是臨民生是寄迄無小補獨於出川形勝
 流覽為多是何可以不紀

植臨雲堂記

鄆陵故無學使者署白河鬻開封區
 宅而為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
 所謂退食焉几研之廬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
 備休沐已周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
 為便廳三楹其上俾護作者董焉凡構廬櫺棹之

張天

屬若而于僂覽瑱雷之屬若而于計庸則于有奇
 量期則昉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
 而庭除爽塏步瀾不設額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
 衡文賦所為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
 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之
 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有其
 端哉浮天地之間而抱一掬之內凡天下之文章
 得乎心而成乎手含舒吐發機倪杳杳乎難尋其
 或視諸此也且雲之為類也不一或卿者或商者
 或油者同者或鮮者泄者或如車蓋者上如羊者
 或滄萋曰愁或閉宿曰密或蕭索輪困而曰五色
 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乎此也諸士之
 為文為質為妍為醜迷迷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
 余前也乃給矚移諦疑神息志矜而出審而鑒一
 諷不再憶立斷不再決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
 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觀夫古之教射者
 乎先學不瞬亞學矧三年而蝨如輪焉然後無不
 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蓋在矧者也懼其眇也非
 有所學也若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
 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

機而能盡其道者臨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
 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為隳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
 益進作為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為文者孰
 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為文者亦
 孰有逾于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
 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取
 之有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
 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副人文化成之盛
 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茲堂不
 亦有幸乎哉於是為記以永之
 閻興邦著臺碑
 記上蔡縣東三十里一臺屹然臨于蔡溝曰著臺
 祀伏羲歷代設祭田二十五頃明末荒蕪不治故
 臺與廟亦就圯傾今既修復之招徠墾闢且為之
 言曰伏羲畫八卦開萬世文字祖文王周孔共發
 明之定陰陽辨吉凶合天地通鬼神故曰幽贊于
 神明而生著無著則無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
 平息矣伏羲之德如是則臺也廟也當與河圖洛
 書並垂永久矣守斯土者當慎而于其間
 者敢不保之勿替哉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九

檄

漢陳琳移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越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聖鑒之敗祖宗焚
 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
 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戮逆暴
 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危明融顯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
 璜並作妖孽養發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薦養
 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
 器操贊闖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雉棄取用故遂與
 操同諮合謀授以神帥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至乃愚挑短略輕進易退傷收折劬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
 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
 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旁皇東裔踞據無所幕府
 推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樓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患
 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犬
 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甲侮王室收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譏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箝口道路以目

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有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舍聽改容加飾操欲逃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
 吏士視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跡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曾
 繳克蹊坑窞寒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滅故使鋒鏖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三 二

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塘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鏃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捕其
 前荊州下宛藥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
 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召
 布張揚也遺眾覆卒趙裔權時苟從各被制殘人
 為讐敵若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破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象
 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貞所歸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簡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羽主違眾旅叛舉以
 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自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真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移文

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賞錢五十萬部曲編禪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
 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
 偏之難
 如律令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

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字宙所以總一雖五
 連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
 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
 修禮讓以止訟舞于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
 功潛運全德有通百姓日月而不知兆民受賜而
 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
 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
 兪以好睦舟車遵派川陸同光亭傲息奔走之勞
 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
 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

間遂乾沒於世上嗚伏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旌之智既而段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叅跡驅馳及秦隴通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倚肉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編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環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工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玦也旅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

勢祖故丞相林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勲益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胃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為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蛙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亦斃援埃塵且接便已亡戰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掬捐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

同即異復盡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鈞
 吻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速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彼乃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
 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
 習軍旅豈非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眾距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
 偏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驟小不徵則
 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橫使漢江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
 支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為多五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
 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
 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
 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眾飾智驚愚毒螫

滿懷妄執戒業驟競盈熿謬治清淨內恣鳴靡外
 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譴興
 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
 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
 虛空伺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
 鷓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啟行迅
 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為羣風飄雲動
 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為岸上之扁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為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轡轢劍騎
 之宮糜鹿遊姑蘇之館但恐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祖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待必以楚材將為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
 獲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
 壯士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

皇清賈漢復嚴察漕弊移文

竊照從來漕政弊非一端本部院在部時每由

命撫綏豫中見各省章奏糾彈屢今奉
兌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或有司或徵銀在官借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豁壑是盈罔顧民困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輓運則零星小戶不得不托里長總納而里長中豈無指路費而多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懦任意強索致弱民飲恨吞聲而莫之敢何此里長多索豪強包攬之弊也至於赴灘交兌如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措勒千般溜滯甚有冬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而暗合抵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復加拆需索之弊也如准官職司監兌當排法如

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筮臍何及故宜且暴
徃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山秉心若水有弊即除聞知即剪務在留心諮訪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通同執法紀而徇情面投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監兌官賄託徇隱之弊也如該道為糧儲督理事綱提領期在交兌依限全完開辦如期押運早竣者有陞級之典遲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謹其間一切弊竇當與推官逐一清查詳悉開報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該道責也本部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為此仰督糧道官吏遵行凡在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察訪橫徵情弊如察訪有據官印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糾參役即拏究呈解以憑盡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訪倘有府推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即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及狗隱情弊併報參處如該道知而不言別有訪聞本部院所持者為該道寬也各禁邪教移文
朝廷法斷不敢為該道寬也各禁邪教移文
宜慎之俱勿瞻徇視若泛常
律例何等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

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即為異端從古以來
 妖言惑眾之徒邪教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
 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荼毒
 生靈草竊一時終膏斧鑕歷觀往事亦邪教害人
 之大較也中州川原遠闊地蕪民貧奉法治生是
 其本分乃有無知愚民厭常喜異棄正崇邪皈依
 白蓮大成皇天等教焚香聚會男女淆雜陽修善
 事陰構異謀近日許田洧川之變實起於此若不
 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
 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禁論為此仰無
 屬軍民人等知悉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
 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
 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
 亡流徙之苦轉移只在一念之間苦樂遂有天淵
 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倘有怙惡不悛仍從邪
 教者該地方隣佑鄉約據實密報所在官司緝拏
 申解本部院以憑按律究處約地隣佑容隱不督
 舉一併運坐以通同治罪法不輕縱毋貽後悔

墾荒開墾文

蓋

河南通志

卷之第四十三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荒田不墾民間資養奚
 賴勸墾無方

國家賦稅何資本部院自入境以至杞邑見各屬田
 野成熟者固多而荒蕪未墾者亦不少試揣其不

墾之由皆因官吏里役為崇之所致也如窮簷小
 民方竭力開墾里書察知不遵起科年例借端挾

詐稍不遂意即報見年行糧官吏之飛差雜派不
 一而足里役之需索詐騙實繁有徒所以斯民視

墾荒為畏途在監司守令漫不覺察如此則未闢
 之田何由成熟况奉

部文未墾荒田歸併守巡各道督墾成熟之日三
 年後起科年終造冊報

部以督墾之多寡為各官之殿最
 部文責成不為不嚴何各官膜外相視今當入春

正開墾之時各宜督諭百姓盡力南畝有主之荒
 責令本主開墾無主之荒設法招徠開墾或熟之

日三年後起科按季報查年終彙冊總報各官督
 墾數多者雖有紀錄加級之例本部院仍特疏薦

揚督墾數少以及全未開墾者雖有罰俸之例本
 部院必從重糾劾若有司攤派雜差里役需索詐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冊者或破
 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
 參拏嚴剔河工移文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
 重究年矣本部院任冬曹時即已
 心為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鯁鯁慮及惟是判隆
 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疸孟家
 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
 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
 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
 奸蠹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過
 幫築高厚及創建遙堤原非決口塞流可比况乎
 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
 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
 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
 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為督工官役與夫
 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
 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
 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好棍仍按月索私幫工
 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用一錢而倍費四
 五錢以致雜派濫於正供在在剝膚剗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楮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
 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豈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
 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悉
 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
 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次伐當必有
 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
 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
 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
 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
 貲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豁壑稍不如願指抑
 不收車輛入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
 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
 其奈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
 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
 出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
 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
 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
 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
 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
 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焉為此仰管河道官吏即將各處堤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河等官尤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即密揭本部院以憑不時參處倘互相容隱本部院別有所聞狗縱之咎即該道亦不辭矣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飭郵政移文 照得所屬驛遞有衝僻不同徵協其情猶可原自十三年欽奉 勅諭行令該道哀多益寡以僻協衝通融撥補困苦少魁嗣以站銀不足又撥正項十萬餘兩以濟衝驛之用其加增錢糧不為不多驛遞之苦累宜從此消除矣何邇來所屬稱苦告協之文猶盈几滿案且郭店驛倅苦累至死亢村等驛倒廢難立夫未撥銀之先各處稱累既撥銀之後未見蘇息其中弊竇非止一端如各驛馬匹有該管印官全不經心照管止靠馬夫喂養者有不肖有司將銀侵沒而克入私囊者有經承人役借買料草等項而冒破肥已者以致料草缺少馬匹羸瘦一遇差使即便倒斃又不買補再遇差騎勢必越過鄰馬

鄰封申詳批查不曰驛遞疲困則曰馬匹倒斃究其疲困倒斃之由皆官役侵漁站銀之所致也該道職司郵政坐視倒廢而不問明知侵沒而不察朝廷有用之金錢豈可徒飽官役之私橐乎况奉有諭旨凡驛遞倒塌該道速行料理責成何等嚴切該道豈宜膜外相視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通省衝繁驛遞某處倒塌該道設法整理務期無悞差使其該驛應徵銀兩與撥協銀兩曾否買補馬匹其餘何項支用有何的據逐一徹底清查如有侵沒情弊嚴究明白具詳呈報本部院以憑參處施行如瞻狗庇護不行據實查者本部院別有訪聞定行 併參處法在必行慎毋故違未便

路行差移文 照得河南為腹心重地數省通衢差補銀兩又據各屬告苦告難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機緊急一差動則用馬百匹以至數百匹少亦不下數十匹兼以尋常差使往來絡繹不絕夫無息肩馬不停蹄驛遞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查山東路通江南等省舊日行差俱由東路前因黃河衝決東道多梗一切差使俱由河南是

以河南既苦本省之差多而又苦他省之偏累在昔路為水占勢或不得不然今河口岸塞水歸故道山東舊路依然坦途而差使仍遠道豫省此何說也揆厥所由總緣奉差員役或因東路久不行差由豫道熟殊不知東路近於西路也及今若不具題更改則苦累實甚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必致驛遞傾廢而後已萬一遲悞軍機所係匪小但事關入告不厭詳慎合再確察妥議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向來某某幾省由河南行差某某幾省由山東某處東西分路由某係直徑由某係遠道逐一詳細開明仍用白絹繕表細繪路程途式該道議看妥詳呈報本部院立等覆酌具清核欺隱移文照題事屬急蘇驛困勿得遲緩任上輸賦全無荒法所不貸况開報荒地奉旨三年起科皇土於民可謂寬且厚矣為士民者必開一畝報

朝廷始不負朝廷加惠元元至意乃有等貪宦劣矜奸民土豪或要挾州縣衛所或賄通里書戶房膏腴任其開墾

差糧任其隱匿甚至計畝田有千百按籍糧無一

明旨嚴行踏丈官既憚履畝之勞役圖售欺蔽之私

全不論墾闢有無混行捏報究竟富而有力者弊

隱如故故貧而無能者增加不已本部院撫綏為職

公忠為念決不肯虧其計也除已選委廉能編

行清丈外合再嚴飭為此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

知悉自後官須徹底清查人宜翻然醒悟各將所

開熟地盡數供報止照三年起科之例不究從前

容隱之辜如再上下通同執迷不報州縣衛所地

糧有額數荒熟有段數一文量而紳士軍民有無

可商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

國朝立法之嚴莫逾於逃人一事誠惡其負恩背主情罪深重故法嚴窩主令伊容身無地解需幫手慮其野心難測仍飭沿途撥兵防範俾解兵部督捕堂審斷發落使逃人明正鞭刺之典故王仍收奴僕之役則逃人之為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捉獲逃人其長解即指為營賄奇貨囑託本處兵房於護解票上添寫沿途撥夫幾十名撥驢幾頭本處票上既有定數所以到處執票勒索如數方肯起身無則每夫折錢一二百不等每驢折錢三四百不等如無驢則勒雇椅轎乘坐殊不思逃人何物乃敢如此需索甚至逃人有挈婦人者竟入百姓內室搜搶服飾等物其索酒索食又不必計矣此不獨本省為然即他省長解路經豫地者較此尤甚以致衝途鎮市商民受害人皆裹足畏避莫敢誰何况逃人既有本州縣之長解又有沿途防兵之護解不應再撥鄉夫又何可再撥驢頭椅轎應付罪人乎凡此皆長解通同逃人借端需索作之祟也合行禁諭為此仰豫省衝途居民人等凡遇管押逃人長解當向該汛防將處討兵護送或於經過州縣稟撥快役倘反是而仍在大路軍

式處索夫索驢希圖折乾詐騙及逃婦闖入民室搜搶服飾等獎勿論外省本省管押詳被害之人立赴該管道府州縣衙門喊稟審實賊仗有據者即時馳報本部院定將長解與逃人逃婦一併移

兵部督捕衙門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貸核

懸報移文 照得清核地畝本部院數經告誡又委

慮奉

差御史前來清丈倘荒熟不清隱漏難掩斯時地則

入官仍要科罪追租窮簷小民何以堪此諄諄此

念無文不令有司遵行百姓共見誠不欲懸坐一

畝熟亦不欲飾報一畝荒滿望豫屬州縣遠邇共

知孰意近聞歸德所屬州縣有熟地而從實首報

間有荒地而亦捏報成熟者揣愚民之心不過因

向來舊則行糧有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有三四

旨允議本部院先據邸抄即遵行所屬在案爾民果
 荒為實荒熟為實熟合算不虧原額即
 欽差御史前來未有不深悉民情甘外等則而別為
 吹求以作強民之事爾百姓何必皇皇過計若斯
 第思此懸報之地多不在紳衿而在里民里民何
 事而受此無已賠累恐類此者不獨歸德所屬為
 然若不嚴行清核民害何除合行確查為此仰撫
 屬州縣併紳衿里民人等知悉各將熟荒地畝從
 實首報各處成熟見在實實若干荒蕪見在實實
 若干合盤打筭既不虧額又不累民造冊申報自
 去無後患倘有司奉行不善地仍有荒而飾報全熟
 強民以賠累者該管道府即指名揭報以憑
 題參治罪若道府不舉爾被害之民與其貽累難
 堪而告辨異日何如就今具告本部院即與除豁
 之為愈也慎勿自相疑畏甘受啞苦包荒為熟自
 罹賠累之苦貽本部院以不美之名爾士民其相
 信相諒勿酌議糧解移文本部院撫綏中州凡地
 無事不熟計而深籌之但得有益於百姓無害於
 地方即不避嫌怨不懷顧忌特疏以為民請

命如改行驛路除豫省十餘年之偏苦勸首地畝令

上民無隱匿之罪愆此與革之招昭在人耳目者

即尚多未盡事宜本部院亦必日夕周維斷不肯

徂安而置諸臆外今查各州縣徑解錢糧有如

戶部之棉布芝蔴等項

禮部之藥材等項

兵部之柴直柴炭等項更如

太僕寺之馬價御馬監等倉之銀兩及

工部四司一應本折錢糧俱係各州縣徑起批文

解

部交納即零星無幾亦不得不專差解役赴

京甚且一項而作兩次起解長途往返速則三兩

車方回遲者必得半年是往來盤費等項反溢於

正項數倍雖係差役齎解實皆斯民脂膏嗟此窮

簷赤手向苦於河工屢疲於供億又罹旱澇頻仍

瘡痍未起再如此項賠苦民何以堪此其不便者

三也且各州縣起解銀兩發給解役在小心守法

者或即解

部交納守掣批迴在奸刁解役領銀到手或至他

處任意花費或作資本貿易經營各州縣既經起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一

解造册自作全完究竟銀未到
部以致
部客屢次行查就中滋弊彼此互推此其不便者
二也查得該司解
京銀兩俱併裝成鞘發給護牌且沿途撥兵護送
可保無虞若夫州縣起解錢糧止差解役一人又
無兵護送去則所齎銀兩回則掣取批收均關
重大以孤身而往返數千里孰能保其無萬一之
虞如確山縣解役劉守智中途病故以致折色本
色交納愆期致蒙行查已有明鑒此其不便者三
也以上數條皆係民間疾苦官役大累更遲悞
各部急需是無益而有害者正此是也該司總職
錢穀寧不知之最真而言之更切耶急宜從長酌
議為此仰布政司官吏即將各州縣徑解
各部寺一應本折錢糧殫心擘畫必計盤費賠累
之苦如何可除稽遲愆期之弊如何可革解役沿
途之虞如何可免逐一參看明白確議妥詳務期
上不悞
國下不病民刻期呈報
本部院以憑酌奪施行

嚴禁兵馬移文

本部院撫
綏中州小

民之疾苦利害念念在心刻刻不忘至於大兵駐
餉之地計慮更切如前兩餉彰磁本部院與
兵主講明嚴為禁約兵民兩相安堵不惟民間用
禾物件毫無所損即槽鑊桶等項稍有傷壞且
令包賠此等法令想爾百姓亦素所深知今本部
院來衛供餉途次見鄉民擁道喊冤稟稱收馬兵
丁將已熟穀禾踐踏食毀再三哀求兵丁稱說送
錢十千方始免牧不然後邊再驅多馬來食某等
許錢二千尚不肯允本部院一聞此語不禁髮指
隨差人疾往查問則彼已踰山遠離其地矣本部
院一到即面見
大將軍羅
立將此段民害痛切言之兵馬是
朝廷兵馬百姓是
朝廷百姓糧草俱已催備兵丁何又放馬民間田禾
作踐如此民將何以辦
國賦又將何以資俯仰中州地方比不得雲南貴
州亦比不得廣東廣西此處難
都咫尺萬一風聲徹聞
京都大為不美
大將軍視滿漢為一家待兵民無異同况禁兵安

民遠邇共知一聞本部院之言甚然其說深服其
 論隨傳知各旗
 固山當經嚴禁本部院又講衛輝一帶路衝民貧
 供應萬分艱難如米豆草束雖發司庫銀兩備買
 其長途輓運勞苦異常此項尚算正賦雖苦猶可
 至於槽鑼鍋桶悉係借取民間倘若損壞是百姓
 出物而不得一物之還更可憫念至於割營處
 所俱係民房恐不法兵丁任意折毀併損壞家伙
 砍伐樹木以及強買短價等弊小民何堪本部院
 職司撫綏地方百姓是為已任其苦樂利害惟賴
 本部院以調劑豈令其受害而置諸無言乎倘有
 前項弊端與其懲處於事後何若嚴禁於事先本
 部院亦知
 大將軍紀律嚴明但慮兵馬衆多人心難卜尤望
 再行嚴加禁約地方幸甚百姓幸甚
 大將軍言本府統制諸軍與
 各王各營更是不同自貴州至此一路菟業存心
 惟恐騷擾度民踐踏田禾每欠安營必擇其空閑
 曠地離田禾寫遠之處斷不令擅損一苗擾害一
 人今到衛養馬尤宜誠嚴既准貴部院諄諄面講

即當傳諭八固山嚴加禁飭等語除
 大將軍已經嚴禁外合再備細曉諭為此仰衛輝
 府官吏速諭百姓人等各宜安心本業不必妄自
 驚慌如有不法兵丁折毀房屋損壞家伙踏踐田
 禾砍伐樹木穿房入戶妄肆欺凌及強買貨物短
 少市價糖塞低銀等事有一於此即刻喊稟本部
 院或稟道府廳縣轉報本部院定與
 大將軍面講按軍法究治爾等不得隱忍自誤如
 有奸刁百姓借端妄聳及高擡
 時價者定行嚴拿從重究處
 嚴察派徵移文
 糧

關係軍
 國重務少派則虧
 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
 也故前奉
 欽定悉照萬曆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
 禾為遵守

朝廷之加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倘奉行者上體
 國課下念民瘼當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
 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
 以由軍何至於虧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曆年間等則不符至於少派者虧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况豫省羣黎自經周旋之後寥寥孑遺皆是患難餘生照額派徵尚苦無措此額外包荒其何以堪本部院閱冊至此不禁嗟豎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賦役各官全不詳慎之豈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剝肉以賦役舛錯貽千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為萬命嗟嗟莫訴何日是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為民興何其斯之謂歟本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不為民除似聽前官之誤始幾黎無窮之累矣除行斷不肯任省屬地方遵照萬曆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政司查

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打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其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其計額內尚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冊具詳速報去後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為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為害最鉅俟藩司查明冊詳到日咨部具報里書備案

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倦倦為民至意也

嚴禁勒報移文 中州百姓連年墾地為民至意也

音清查自首季墾已經盡報無餘年來水旱頻仍所收尚難糊口又兼兩年並徵小民輸辦維艱切膚之患尚顧不暇豈有餘力再事開墾但恐不肖有司謬循季報之例畚邀紀錄之功不論開墾之有無止勒民強報罔恤黔黎之災苦則按各懸裁又恐積蠹里書借季報之名目為索詐之由頭稍不

遂意暗捏地數入册斯時地方罹災甚多斯時百姓窮苦難言倘官役不體民瘼窮黎必至逃徙則已熟之地將見復荒矣若民逃地荒則錢糧逋欠益多各官考成之時難免參罰之例是強報懸裁之弊雖為民累實為官累矣各有司不為將來慮始終尚敢昏紀錄之功乎合行申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鄉紳士民果有新墾荒地聽其自報入册若無新墾季終回文如敢違禁勒民強報或暗加懸裁不論地之多寡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據實陳告該管印官從重叅處經承里書鎖拿處死各屬

禁飭科派移文 中州百姓俱要凜遵慎毋以身試法也

自經兵火元氣大傷及我朝定鼎之後雖流離漸集而河工夫料微派不絕大兵軍需辦運無已再加以連年水旱到處災荒民窮財盡百姓僅存皮骨耳為民牧者即加意愛養猶恐久瘵遺黎一旦未能蘇息乃近聞各屬有司止畝便已罔顧病民凡一應大小事務悉出民間或照門頭攤派或按各數科索此宗方完彼件又出前差未行後差踵至里長書手視派撥為奇貨

鄉約地方借收斂作生涯如所需原止一夫而役遂派至數名所派原止一兩而民遂費至數金鄉愚無知只得竭力奉承奸蠹無厭因而益加搜求以致稍有身家者漸至消乏貧窶無倚者相率逃竄若不嚴加禁飭則禍害日深將來必至靡有孑遺矣合行禁革為此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有司務要洗滌肺腸優恤百姓一切門頭雜差不許科派擾民如有不遵明禁仍前私派者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控告定將印官題叅經承差役鎖拿處死法在必行毋行泛視

顧

汧飭禁爭鬪移文 院臨撫經年見各屬命案紛煩每多事起細微一時忿激遂至斃命查律例內開謀故殺人者斬鬪毆殺人者絞立法嚴切試思克犯到官審訊受盡夾打囚禁無限苦楚終歸畢命且往還解審使田土荒蕪家業蕩廢老親半為餓殍少婦或致改嫁地方隣証株連牽累為害甚大本部院於招成具

題之際每切哀矜欲求生路而不可得伏讀上諭內云和鄉黨以息爭訟解讐忿以重身命此誠

仁民化俗之急務若果地方官實心宣講
 上諭開導愚氓父兄以善言教子弟耆老以善事勸
 鄉里自然風俗和平乖戾漸消何至屢報命案除
 檄行該司道府州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撫
 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於各保甲中公舉有德
 者老一人時常于本保各家門首往來勸諭務使
 各安本業和睦鄉黨不可逞忿爭鬪輕喪性命如
 有平日酗酒好鬪者聽耆老親隣公報有司懲治
 其傍觀袖手不行攔阻者亦宜究處如一年之內
 保內無鬪毆人命該州縣將耆老註冊紀功三年
 內本保無鬪毆人命者給匾獎勵如一州縣無鬪
 毆人命即載入本官事實冊內特
 疏薦揚各宜實力遵行慎勿視為故套度不負本
 部院矜恤民命之至意本部院亦藉以仰副
 聖天子如天好生之
 大德也
 胡蔚先飭遵安厝移文
 照得中
 州衛境
 夙稱禮儀之區生養歿葬事關倫理之首士民三
 月而葬載諸禮文親喪停柩有刑垂之
 法律至于風水吉凶時日利鈍之說乃出近代誣
 罔不經之談無足憑信者也本府聞得所屬六邑

人心不古陋習相沿父母既亾不即安厝或托埋
 葬無地或云年月不祥或欲遍覓佳城或畏喪儀
 多費以致累代遷延經年停柩只圖愛惜自己竟
 勿念及亡親致使朽棺腐板暴露摧殘斷骨枯骸
 顛連零落為人子者設不顧念便無肺肝倘有孝
 子寧無心痛况骸骨入土為安喪禮隨家豐儉焉
 用冥儀備從作此虛文孰為馬鬣牛眠有何憑據
 且境多平原燥土即是吉壤墓田但使汝父母肢
 體安全永保汝子孫自然吉利不
 特天心默佑地脉亦當効靈矣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諡議

臣聞諡者行之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
 以請託于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
 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于世者矣夏竦
 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
 蔡條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
 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

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顯程頤張載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為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寔宗周敦頤程顯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顯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

CHINA

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洊瀆聖訓人孰敢言其非也

明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

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代輸租諺謂富人家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席綺後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年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在其心眾口稍喧尤為土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壹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國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

州郡一丁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路隳制度滅等威視為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主其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虞聖王遭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

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沮湯秋潦
溢壤禾萬畝榻側竈墜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
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
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
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
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躬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
下之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
以為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
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
迂誕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
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為峩嶺所束而
無以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匡廓有
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
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
沼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遵歟或謂徙冀州
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
道畫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
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

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川澇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為眾流所趨復決
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鼓巨
糜費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
力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
勢而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
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
載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為生委田疇於瀟
灑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
誰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
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
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內
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
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
汾沁自西而巳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
而後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
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
之濬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
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兗者則因徐兗之地

也使漕之通塞關于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善於衣食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就妓之無具也則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爲衣食因取以爲費用因取以爲飲博就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不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上數萬人以入戶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千萬者衣於是食於是富於是貴於是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各邑也出於各邑之令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即如涖之則可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爲之足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荆隆口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染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

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爲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賑濟議

古來賑濟之道有三曰賑濟也賑貸也賑糶也賑濟者有散而無斂此惟大荒行之

賑貸之法行於中荒之年大約春散秋斂出入皆以米穀者也賑糶之法出倉穀隨時價糶賣貯其錢俟秋成平糶此出陳易新之道無問小饑大饑未饑皆可通行故以三者較之莫善於糶莫不善於貸何也貸之者將來必欲還之者也輸納之際雖良民不無後期考績之日雖循吏未免追呼此時雖似爲德將來不免爲怨而况民間貧富異其家淳頑異其性欲借貸者每係無業之人勢不得不責之以互保互保之後勢必誘卸其任於富者淳者未免有偏累之慮至其侵蝕之難察影射之難巨則又勢所必有且秋成之豐歉未定則還倉之盈絀無憑故借貸之舉行之而善未必能如朱

紫陽之社倉行之而不善竟等於王安石之青苗矣所謂莫不善於貸者此也若夫賑糶則不然穀出錢入既無事於追呼隨多寡為交易亦無偏乎貧富量時值為低昂無抑勒之弊鄉僻皆可搬運無不偏之惠市中日日有穀時價自不騰踴官糶不止民間之穀恐後自不安於閉糶錢穀相衡多寡之數易核既無中飽之患而又隨其現在之價值即可轉收外運之米商賈利于速售則遠販日來况當貴而糶當秋成價賤而糶則斛斗必有盈餘雖無取息之名而有取息之實益可佐將來之預備古來經濟名臣無不以此為富民足國之道而宋儒蘇軾賑杭州亦曰臣於浙中救荒無他法惟日糶常平倉米而已故曰賑糶之法為甚善者此也至於賑粥之舉則惟大荒之年為極貧之戶不能舉火者行之枵腹而來果然而往其中透冒之弊似少然而設廠之處少窮民奔走以就食必有荒于耕作前後失據之患其弊一遠近聞風來者日多恐不可以為繼其弊二婦女老幼疾病之人不能匍匐以奔命其弊三人多必有暴露疾疫之虞其弊四故其為道能暫而不能久可散而不

可聚試就祥符一縣之方廣計之南北百里其中為方十里者八十使以十里而設一廠當為八十廠矣每廠日煮米一石當去米八十石矣自二月煮賑至麥熟止為期約有百日當去米八千石矣此豈易給之數乎况設廠或未能多道里或未能均賑期或未可限則又豈易舉之事哉故就此日而言賑法則借穀煮粥皆未確見其可行求其有全利無後慮者莫如出糶倉穀之為便

丹河水議

查小丹河者原分大丹河之支流而小丹河兩旁所謂董下三郭等河者

亦各分大丹河之餘流其始皆為灌溉民田而設其後北河運道淺阻始資小丹河之水以濟之以小丹河之下流通入衛河也至于董下三郭等河其最寬者止五六尺最深者亦不過三尺下流入沁不通衛河每年惟飭流小丹河不許旁洩灌溉而董下三郭等河灌漑如故也至於大丹河平時安流山水暴漲則水高丈許從未嘗過之使全人小丹河也今以天庾重大濟寧道遠來而各渠蓋塞大壩橫築以小丹河而受大丹河之全流暴漲衝沒已有隱憂而河之兩旁方廣數十里勺水不

敢擅用天行久旱雨澤久愆田土焦裂河內水田
 賦高數倍錢糧所關民命所繫本道雖無地方之
 責而日擊情形何容膜視伏讀
 皇上諭旨於衛輝彰德渠泉舊案有日漕運民田均
 關緊要何以使衛水有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
 等語又今年總漕部院題請五關放水改於三月
 部議覆
 允行查果否不悞民田灌溉仰見
 宸衷無時不以民生為念今丹河之水急濟漕運權
 時借用小民何敢怨恣惟是通融貴有定期運過
 急宜復舊且細釋憲行原謂斗門拆卸維艱也而
 今已盡折矣止令將董下三郭二河斜引入石斗
 門也而今已引入并諸渠亦盡遏塞大丹河絕流
 矣若不明示小民以開壩之期用水之日則遙遙
 無定涓滴不沾國賦何由民命難支不特本道失
 信小民而使憲恩亦無從下逮本道將何以副厥
 職將何以對此民伏乞裁定在糧運羈遲之日借
 水通漕在糧船已過之餘還民水利飭令濟寧道
 一面確報漕船過臨日期一而移行本道并檄懷
 慶知府即令丹河仍復舊制撤去大壩謹護斗門

跋

啓各渠口以為民田澆溉之資且以防暴漲衝沒
 之患又或水勢全注北河漕艘業已通行尾幫尙
 在遲進而或于五日之中令濟漕四日許民間用
 水一日候漕艘過盡始寬水禁則糧賦可辦而民
 生得
 安矣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

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尙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
 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
 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執疑畏死而辭
 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士食其所愛之
 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蟻
 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生滅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
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
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
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
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
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
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
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
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逃苟
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
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不能達二公之賢其
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
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一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
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
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
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
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口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日不下
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帥意
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
箭曰吾歸破賊定滅
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殺澠之阻當秦隴之

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
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
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
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
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
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燼化而為灰燼與唐其滅
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盛廢洛陽盛
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
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放乎以
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

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韓琦遊天平山

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

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

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

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

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婿才者即今宋朝大儒

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

見所叙遊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溪

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

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績為說以

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

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

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

鬱而不顯柳公之文固有神

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

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

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

河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

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

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

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呂祖謙

書伊川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

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

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

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

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

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

夫鄧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元王惲跋彙門市墨圖後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

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程大

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菴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係後先生爲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足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右故宋宗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土高嚴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歸昭至京師因休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

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卽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卽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

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面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剗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寔是歲也

楊循吉題緩菴西巡錄後

侍御

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諸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為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莠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為匪人所搆繫獄瀕死大家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為之昭雪賴皇上聖明承納從謫嶺

表而公之為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於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簡用達景慕之私焉

王恕跋盧氏家乘

右戶山

孫耿汝明先生初受廛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為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為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為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

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為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間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尚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為大司寇孫為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冠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彭澤與李巡撫書略曾齋孫嗣是而益昌大也

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俗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所取語錄及家譜曾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浥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為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眾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浥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

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浥池又云浥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

李夢陽題明遠樓詩

後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勝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昉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

者也孔顏思孟備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為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曾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為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

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為
 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騰而次第之近得靖修
 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
 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粹
 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
 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
 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
 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
 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
 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
 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
 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
 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予西秋澠
 令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
 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
 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
 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叅雲程崔
 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
 洛之問斯文丕妄此

跋劉文烈先生遺集

地人天貌焉

中處即百年亦且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
 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
 始者存焉故君子當乎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
 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墮越及當大故臨大難
 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為
 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
 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即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
 任逾壯始及第常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
 傳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
 總總為斯道斯民憂當逆闖猖獗建幟擁旄者不
 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
 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
 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
 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即於激於意氣慨慕
 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連兒女即非中肅之行
 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
 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决若是乎孔子曰殺
 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
 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
 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

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
 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
 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申
 申夫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
 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
 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家孫菖石過余蘇門以
 遺藁示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
 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
 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
 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偽襲於一時
 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
 假者嘗存今世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即先生之
 人而**題中州人物考**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
 已矣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
 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
 則尚友古人可或斬歟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于
 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為人物耳或以理
 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以
 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

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
 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
 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觴武不可觥
 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
 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
 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
 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
 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為叙神
 恩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
 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閩興邦**
 彫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聖諭十六條直解跋 君道如天處高而聽卑君居
 上而臨下所以子民者也子之

則文教之是不獨為之君且為之師堯舜禹湯文
 武此數聖人皆以君而為師書曰天佑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言其能養之復能教之以是風俗淳美
 太和翔洽而民遵於王路稱蕩平焉後世君失其
 教民亦日即於頑雖有象魏之懸月吉之播止屬
 具文豈能動其固有之良而俾之翻然勃然日趨

於善哉我
 皇上聰明天
 始爰有
 聖諭十六條
 迪一方為之
 效故拳拳服
 郎署登侍御
 皇上之學問
 睿製日益富
 量惟沐浴咏
 恩簡界來撫
 之所都文武
 良乃進一百
 興歌者焉臣
 必教有未至
 取
 聖諭十六條
 以蓋嘗為之
 以此著之令
 舌踴躍鼓舞
 行行之恐後
 且付剗剗復
 俾臣跋其未

簡臣思大哉
 王言如天如日
 也而測天者人
 人記之以刻漏
 一端云爾臣既
 王太法也守職
 可與刑罰可措
 聖天子之所頒
 矣



聖天子之視聽於茲於斯乎
 河與淮隔河而背山自
 王太去也音翻大食也
 一辭云爾亞利以九澤
 人而賦天春人賦文以
 王言成天成日千古不
 前亞思大始



